



830218

存治編序

國朝

六清

唐虞三代復見於今日乎吾不得而知也唐虞三代不復見於今日乎吾不得而知也謂復見於今則漢唐宋明以來政術風俗奚爲而日降謂不復見於今彼古聖賢之所謂人定勝天挽回氣運者果何物哉宜吾習齋先生俯仰而三嘆也七制而後古法漸湮至于宋明徒文具耳一切教養之政不及古帝王而其最堪搯腕者尤在於兵專而弱士腐而靡二者之弊不知其所底以天下之大士馬之衆有一強寇猝發輒魚爛瓦解不可收拾黃巢之起洗物淘城李自成張獻忠如霜風殺草無當其鋒者官軍西出

序

一

賊已東趨川陝楚豫至于數百里人煙斷絕三代田賦出甲民皆習兵雖承平日久禍起倉卒亦斷不至如此其慘也士子平居誦詩書工揣摩閉戶偁首如婦人女子一旦出仕兵刑錢穀渺不知爲何物曾俗吏之不如尙望其長民輔世耶三物寶興之世學卽所用卽所學雖流弊不至于此又何怪乎先生之俯仰而三嘆也先生自幼而壯孤苦備嘗隻身幾無棲泊而心血屏營則無一刻不流注民物每酒闌燈施抵掌天下事輒浩歌泣下一日與孺語胞與淋漓不覺亦墮淚先生躍起曰此仁心也吾道可傳矣是以比年從遊勤有啟示孺因得粗知其畧以爲賢

博野顏元著

王道

昔張橫渠對神宗曰爲治不法三代終苟道也然欲法三代宜何如哉井田封建學校皆斟酌復之則無一民一物之不得其所是之謂王道不然者不治

井田

或問於思古人曰井田之不宜於世也久矣子之存治尙何執乎曰噫此千餘載民之所以不被王澤也夫言不宜者類謂亟奪富民田或謂人衆而地寡耳豈不思天地間

存治編

一

田宜天地間人共享之若順彼富民之心卽盡萬人之產而給一人所不厭也王道之順人情固如是乎况一人而數十百頃或數十百人而不一頃爲父母者使一子富而諸子貧可乎又或者謂畫田生亂無論至公服人情自輯也卽以勢論之國朝之圈占幾半京輔誰與爲亂者且古之民四而農以一養其三今之民十而農以一養其九未聞墜粟於天食土於地而民亦不饑死豈盡人耕之而反不足乎雖使人餘於田卽減頃而十減十而畝吾知其上糞倍精用自饒也况今荒廢至十之二三墾而井之移流離無告之民給牛種而耕焉田自更餘耳故吾每取一

縣約其田丁知相稱也嘗妄爲圖以明之所慮者溝洫之制經界之法不獲盡傳北地土散恒恐損溝意夏禹盡力溝洫必有磚炭砌塗高低墳邑不便均畫然因時而措觸類而通在乎

人耳溝無定而主乎水可溝則溝不可則否井無定而主乎地可井則井不可則均至阡陌廬舍古雖有之今但可植分草以代阡陌爲窩舖以代廬舍橫各井一路以便田車中十井一房以待田畷可也有聖君者出推此意而行之搜先儒之格議盡當代之人謀加嚴乎經界之際垂意於釐成之時意斯日也孟子所謂百姓親睦咸於此徵焉遊頑有歸而土愛心臧不安本分者無之爲盜賊者無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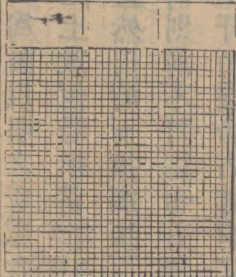
存治編

二

爲乞丐者無之以富凌貧者無之學校未興已養而兼教矣休哉蕩蕩乎故吾謂教以濟養養以行教教者養也養者教也非是謂與

方一里圖畫界一小區方十步每行長第十里共三百六十里該十二萬九千六百步合五百四十畝

田 井



經界之圖

			路		田
田私	田公	田私	田公	田私	田公
田私	田公	田私	田公	田私	田公
田私	田公	田私	田公	田私	田公
			路		田
田私	田公	田私	田公	田私	田公
田私	田公	田私	田公	田私	田公
田私	田公	田私	田公	田私	田公
			路		田

井田經界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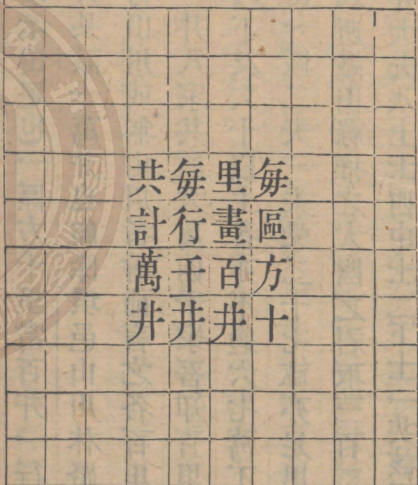
存治編

三

孟子云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吾所以明井制必明里制也周制三百步爲一里百步爲一畝六尺爲一步每步長今步一尺則三百步爲里者卽今三百六十步之數也然考之文問之獻又多異說且謂周尺僅今七寸強要之不若卽以今里今畝今步尺爲準爲甚明且亦夫子從周之義也以今里推之方里之地合該十二萬九千六百步周之九百畝當今五百四十畝今二百四十步爲畝每區六十畝內公外私若田饒處除公田內六畝給八家爲場圃廬舍田窄給三畝爲窩鋪其地亦可桑又通各井兩端爲田車之路宜縱者縱宜橫者橫隨邑人出入之便十里一房以處田畷

不云廳堂者蓋田峻宜遊井以勸此直暫息不成其所也

方百里圖



四面皆百里伯國之封地也

方百里圖說

存治編

四

公侯皆方百里古也何必圖以古制久湮人輒謂田少故圖之以示田足也一區方十里當百井一行方十里者十當千井共該一萬井也卽除墳邑山川林路約天下之大勢或有山川或無山川者增補言之各百里內亦不滅八千井一井八家共該六萬四千家吾知百里內之人民去二十以下及六十以上者亦不過六七萬丁而已卽或人浮於田一區二夫一夫受二十七畝亦足用也又就孟子註徐氏所識田祿推之大國之君取三百二十井卿取三十二井大夫八上士四中士二下士一共該三百六十七井推之大國三卿五下大夫二十七上士他官府史悉計之

交隣宗廟優賓禮賢撫幼養老柔旅勸工補春助秋等事
以及邑宰庶人在官約不至入千井而用足矣餘則
別貯名曰工倉諸侯不得擅開王巡則以補助慶功大凶
則侯請以賑三歲一散陳又十井一長百井一百長千井
一千長二千井一邑宰一佐士宰祿視大夫佐士視上士
千長視中士百長視下士十長無祿此方百里之大率也
天子之千里侯之五十里俱可推知第王臣之祿重耳

治賦

慨自兵農分而中國弱雖唐有府兵明有衛制固欲一之
迨於其衰頂名應雙皆乞丐滑棍或一人而買數糧支點

存治編

五

食銀人人皆兵臨陣遇敵萬人皆散嗚呼可謂無兵矣豈
止分之云乎卽其盛時明君賢將理之有法亦用之一時
非久道也况兵將不相習威令所攝其爲忠勇幾何哉間
論王道見古聖人之精意良法萬善皆備一學校也教文
卽以教武一井田也治農卽以治兵故井取乎八而陳亦
取乎八考之他書類謂其法創自黃帝備於成周而以孔
明之八陳實祖之但帝王之成法旣不可見武侯之遺意
又不得其傳後世亦焉得享其用哉竊不自揣覺於井田
法略有一得敢詳其治賦之要有九治賦之便有九一曰
預養饑驥而責千里則愚上宜非供膳薄稅斂汰冗費以

足民食一曰預服嬰兒而役賁育則怒井之賢者爲什什之賢者爲長長之賢者爲將以平民情一曰預教簡師儒申孝弟崇忠義以保民情一曰預練農隙之時聚之於場時幸士一較射藝月千長一較十日百長一較同井習之不時一曰利兵甲胄弓刃精利者官賞其半直較藝賢者慶以器一曰養馬每井馬二公養之彷彿北塞餼法操則習射閒則便老行或十百長有役乘之一曰治衛每十長一牌刀率之於前九人翼之於後器戰之法具紀效新書一曰備羨八家之中四騎四步供役不過各二人餘則爲羨卒以備病傷或居守一曰體民心親老無靠不卒老弱不

存治編

六

卒出戍給耕不稅傷還給耕不稅死者官葬九者治賦之要也一曰素練隴畝皆陳法民恒習之不待教而知矣一曰親卒同鄉之人童友日處聲氣相喻情義相結可共生死一曰忠上邑宰千百長無事則教農教禮教藝爲之父毋有事則執旗執鼓執劍爲之將帥其孰不親上死長一曰無兵耗有事則兵無事則民月糧不之費矣一曰應卒難突然有事隨地卽兵無徵救求援之待一曰安業無逃亡反散之虞一曰齊勇無老弱頂替之弊一曰靖奸無招募異域無憑之疑一曰輯侯無專擁重兵要上之患九者治賦之便也至於陳法入干長率之於前四邑將督之於

後左戰而右翼之則左正而右奇右戰而左翼之則右正而左奇前後之相應內外之相接無非前無非後無非左無非右無非正無非奇如循環如鬼神如天地分張之可圍敵之弱合衝之可破敵之堅敵攻之不可入入之不可出居則爲營戰則爲陳亦烏可測其端烏可窮其用也哉

八陳圖說 圖失

古伯國三萬二千全軍之陳也綱目皆井形表圓象天裏方象地中軍象太極四角象四象八陳象八卦旗幟五色象五行南方火則旗紅左旗鑲青者以火之於木相從也青宜鑲黑而白之者取易辨之也黑宜白而紅之者別於

存治編

七

青也凡千長所率二千卒每百長一小旗從其將旗中必異色書長姓氏同書字四邑將皆綉絨旗又各備一方綉旗一面當敵則二邑督四路之兵如四面當敵則佐士與邑將分督入路之兵一面當敵左右者應之餘則皆否如天鳥出戰雲虎卽爲兩翼風龍地蛇各安其位是也戰者戰而守者守如八表皆戰而八裏不動是也下此而萬六千或三千二百或一千六百神而明之在乎人耳

學校

或問於思古人曰自漢高致牢闕里歷代優意黷宮建教訓之官有臥碑之設何嘗不存心學校也似不待子計矣

思古人曰嗟乎學校之廢久矣考夏學曰校教民之義也今猶有教民者乎商學曰序習射之義也今猶有習射者乎周學曰庠養老之義也今猶有養老者乎且學所以明倫耳故古之小學教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大學教以格致誠正之功修齊治平之務民舍是無以學師舍是無以教君相舍是無以治也迨於魏晉學政不修唐宋詩文是尙其毒流至今日國家之取士者文字而已賢宰師之勸課者文字而已父兄之提示朋友之切磋亦文字而已不則曰詩已爲餘事矣求天下之治又烏可得哉有國者誠痛洗數代之陋用奮帝王之猷俾家有塾黨有庠州有序

存治編

八

國有學浮文是戒實行是崇使天下羣知所向則人材輩出而大法行而天下平矣故人才王道爲相生倘仍舊習將朴鈍者終歸無用精力困於紙筆聰明者逞其才華詩書反資寇糧無惑乎家讀堯舜孔孟之書而風俗愈壞代有崇儒重道之名而真才不出也可勝嘆哉

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鄉大夫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眾寡以禮禮賓之厥明鄉老及鄉

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內史貳之書其副本

邱氏曰成周盛時用鄉舉里選之法以取士二十五家爲閭閻有胥閭胥則書其敬敏任恤者百家爲族族有師族師則書其孝弟睦姻有學者五百家爲黨黨有正黨正則書其德行道藝二千五百家爲州州有長州長則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萬二千五百家爲鄉鄉有大夫則三年大比攷其果有六德六行而爲賢通夫六藝之道而爲能則是能遵大司徒之教而成材矣於是鄉老及鄉大夫帥胥師正長之屬合閭族州黨之人行鄉

存治編

九

飲之禮用賓客之儀以興舉之書其氏名於簡冊之中獻其所書於天府之上天子拜而受之以賢才之生乃上天所遺以培植國家元氣者也

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封建

或問於思古人曰世風遞下人心日澆以公治之而害伏

以誠御之而奸出是以漢之大封同姓亦成周伯叔諸姬之意而轉目已成反畔唐之優權藩鎮僅古人甥舅伯侯之似而李社卽以敗亡故宋鼎旣定盞酒以敬勲臣明運方興亦世官而酬汗馬非故惜茅土也誠以小則不足藩維大則適養跋扈封建之難也子何道以處之可使得宜乎思古人曰善哉問此不可以空言論也先王遺典封建無單舉之理大經大法畢著咸張則禮樂教化自能潛消反側綱紀名分皆可預杜驕奢而又經理周密師古之意不必襲古之跡使十侯而一伯侯五十里一卿二大夫三士卿天子命之伯百里一卿三大夫六士卿與上大夫亦

存治編

十

天子命之侯畜馬二十五甲士與稱伯畜馬五十甲士亦稱有命乃起田卒焉邊侯伯士馬皆倍其畜有事乃起田卒焉侯庶不世爵祿視其臣而以親爲差侯臣不世邑采取公田而以位計數伯師不私出列侯不私會如此者有事則一伯所掌二十萬之師足以藩維無事而所畜土馬不足併犯封建亦何患之有况三代建侯之善必有博古君子能傳之者用時又必有達務王佐能因而潤澤者豈余之寡陋所能悉哉第妄謂非封建不能盡天下人民之治盡天下人材之用爾

後世人臣不敢建言封建人主亦樂其自私天下也又幸

郡縣易制也而甘於孤立使生民社稷交受其禍亂亡而不悔可謂愚矣如六國之勢識者嘗言韓魏趙爲燕齊楚之藩蔽嬴氏蠶食楚齊燕絕不之救是自壞其藩蔽也侯國且如此以天下共主可無藩蔽耶層層厚護甯不更佳耶板之詩云大邦維屏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道盡建侯之利不建侯之害矣如農家度日其大鄉多隣而我處其中之爲安乎抑吞隣滅比而孤棲一葺之爲安乎况此乾坤乃自堯舜夏商周諸聖君聖相開物成務遞爲締造而成者也人主享有成業而顧使諸聖人子孫無尺寸之魂靈無血食之嗣天道其能容耶身爲天子皆其

存治編

十一

歷世祖功宗德上邀天眷顧不能覃恩九族大封同姓而僅僅一支私其富貴宗廟其無怨恫耶創興之際攀龍附鳳或運帷幄或功汗馬主臣同憂勞共生死一旦大業旣成不與之承天分地爲山河帶礪之盟歟舊其何勸耶凡諸大義皆不遑恤而君不主臣不贊絕意封建者不過見夏商之亡於諸侯與漢七國唐藩鎮之禍而忌言之耳殊不知三代以封建而亡正以封建而久漢唐受分封藩鎮之害亦獲分封藩鎮之利使非封建三代亦烏能享國至二千歲耶夏以有仍再造商有西伯率叛服殷周則桓文主盟尊王周召共和不亂四百也六百也八百也遞漸益

長是皆服衛疊星環碁布隱攝海外之覬覦秘鎮朝關之奸回有以輔引王家天祚也以視後日之一敗塗地歷數日短者封建亦何負人國哉卽以三代敗亡論受命者猶然我先王之股肱甥舅也列辟無恙三恪世修失天下者仍以一國封之是五帝三王有數百年之天下而仍有千萬年不亡之國也使各修天子禮樂事則曆之喪則拜之吝而不臣是五帝三王有千萬年不亡之國卽有千萬年不降之帝王也猗歟休哉守此不替有天下者誰不胥受其福乎且君非桀紂誰敢犯天下共主來天下之兵耶侯非湯武誰能合千八百國而爲之王耶君非桀紂其亡

存治編

五

難也侯非湯武王之難也故久而後失之也卽君果桀紂而侯果湯武矣本國之積倉自足供輜重無俟掠人箱困炊人梁棟也一心之虎賁從王之與國自足以奉天伐暴無俟挾虜丁壯因而淫攜婦女也南巢牧野一戰而天命有歸無俟於數年數十年之兵爭而處處戰場也耕者不變而市者不止不至於行人斷絕而百里無烟火也王畿鼎革而天下猶有君不至於聞京城失守而舉世分崩千百成羣自相屠搶歷數年不能定也王者綏定萬邦而屢有豐年不至於耕種盡廢九有蕩然上干天和水平相仍歷三二世不能復也蓋民生天地咸沐封建之澤無間興

亡皆異於後世如此而秦人任智力以自雄收萬方以自
私敢於變百聖之大法自速其年世以遺生民氣運世世
無窮之大禍祖龍之罪上通於天矣文人如柳子厚者乃
反爲公天下自秦始皇之論是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可勝
嘆哉

宮刑

或有問於思古人曰昔漢除宮刑百世稱其仁子言王道
亦既詳矣乃並微聞宮刑亦當復無以法不嚴則易犯故
峻其法以仁斯民乎思古人曰否不然也夫謂法不嚴則
易犯暴君酷吏假辭以飾其惡耳吾所謂復古刑者第以

存治編

三

宮壺之不可無婦寺勢也卽理也倘復封建則天下之君
所需婦寺愈多而皆以無罪之人當之胡忍哉且漢之除
宮刑仁而愚者也漢能除婦寺哉能除萬世之婦寺哉不
能除婦寺而除宮刑是不忍宮有罪之人而忍宮無罪之
人矣說者又謂刷童男女不於民間惟以官買則是任民
之願嗟乎狙民甚矣小民何知惟知利耳以利誘民而宮
之豈天爲民立君之意哉今之貪利爲盜者惡自民也上
且誅之若因民之貪誘而宮之惡自君矣可勝慨哉故封
建必復宮刑不封建亦必復宮刑也惟願爲政者慎用之
耳至肉刑之五墨辟今猶用之劓剕二刑不復可也

濟時

或曰若子之言非王政必不足治天下顧漢末非行王道時也孔明何以出唐葉無行王道事也鄴侯何以相是必有濟時之策矣况王政非十年經理十年聚養十年浹洽不能舉也倘遇明王賢相不忍斯民之水火欲急起拯之而人材未集時勢未可將舍此無道則所謂大用之而大效小用之而小效者又何說也思古人曰王道無小大用之者小大之耳爲今計莫要於九典五德矣除制藝重徵舉均田畝重農事徵本色輕賦稅時工役靜異端選師傅是謂九典也躬勤儉遠聲色禮相臣慎選司逐佞人是謂

存治編

十四

五德也爲之君者充五德之行爲九典之施庶亦駕文景而上之矣然不體聖學舉聖法究非所以致位育追唐虞也是在爲君者

重徵舉

嘗讀禮聘則爲妻奔則爲妾所以崇禮義養廉恥也故女無行媒不相知名士不爲臣不見成湯之於伊尹也三聘莘野文王之於呂尙也載旋渭濱下至衰世猶有光武就見之子陵昭烈屢顧之諸葛如四子者固有以自重抑其君知所以重之也近自唐宋試之以詩弄之以文上輒曰選士曰較士曰恩額曰賜第士則曰赴考曰赴科曰赴選

縣而府府而京學而鄉鄉而會其間問先察貌索結登年
巡視搜檢解衣跣足而名而應挫辱不可殫言嗚呼奴之
耶盜之耶無論庸庸輩不足有爲卽有一二傑士迨於出
仕氣喪八九矣宜道義自好者不屑就也而更異其以文
取士也夫言自學問中來者尙謂有言不必有德况今之
制藝遞相襲竊通不知梅棗便自言酸甜不特士以此欺
人取士者亦以自欺彼卿相皆從此孔穿過豈不見考試
之喪氣浮文之無用乎顧甘以此誣天下也觀之宋明深
可悲矣竊嘗謀所以代之莫若古鄉舉里選之法做明舊
制鄉置三老人勸農平事正風六年一舉縣方一人如東

存治編

五

則東方之三老視德可敦俗才堪涖政者公議舉之狀簽
某某深知其才德兼以事實之縣令卽以幣車迎爲六事
佐實吏人供用三載經縣令之親試百姓之實徵老人復
躋堂言曰某誠賢則令薦之府呈簽某令深知其才德亦
兼以事實之則守以禮徵至其有顯德懋功者卽薦之公
朝餘仍留爲佐實三載經府守之親試州縣之實徵諸縣
令集府言曰某誠賢則府守薦之朝廷呈簽某守深知其
才德亦兼以事實之則命禮官弓旌車馬徵至京其有顯
德懋功者卽因才德受職不次餘仍留部辦事親試之三
載凡經兩舉用不及者許自辭歸進學老人令守薦賢者

受上賞薦奸者受上罰則公論所結私託不行矣九載所
驗賢否得真矣卽有一二勉強爲善盜竊聲譽者焉能九
載不變哉况九載之間必重自檢飭卽品行未粹者亦養
而可用矣爲政者復能久任考最於九載十二載或十七
八載之後國家不獲真才天下不被實惠者未之有也

靖異端

古之善靖異端者莫如孟子古之善言靖異端者莫如韓
子韓子之言曰人其人火其書明先王之道以教之善哉
三言盡之矣愚嘗取而詳推之目前耕耘皆三代之赤子
第自明帝作俑無恥之民從而效尤妄談禍福侈說仙神

存治編

去

枝連蔓長焚香講道者遂紛紛其實猶然中國之民也一
旦收爲左道之誅豈不哀哉考古謀今靖之者有九一曰
絕由四邊戒異色人不許入中國二曰去依令天下毀妖
像禁淫祠三曰安業令僧道尼姑以年相配不足者以妓
繼之俱還族不能者各入地籍許鬻寺觀瓦木以易宅舍
給香火地或逃戶地使有恒產幼者還族老而無告者入
養濟院夷人仍縱之去皆所謂人其人也四曰清蘖有爲
異言惑眾者誅五曰防後有窩佛老等經卷一卷者誅獻
一卷者賞十兩訐窩者賞五十兩六曰杜源令碩儒多著
闢異之書深明彼道之妄皆所謂火其書也七曰化尤取

向之名僧長道令近正儒受教八日易正人給四書曲禮少儀內則孝經等使朝夕誦讀九日明法旣反正之後察其孝行或廉義者旌表顯揚之察其愚頑不悟者責罰誅戮之皆所謂明先王之道以教之也如此則羣黎不邪慝家戶有倫理男女無抑鬱之氣而天地以和兆姓無絕嗣之慘而生齒以廣徵休召祥蔑有極矣且儉土木之浪費杜盜亡之窩巢驅遊手之無恥絕張角等之根苗風淑俗美仁昌義明其益不可殫計有國者何憚而不靖異端哉若惑於禍福之說則前鑒固甚明也

書後

存治編

七

先生三存編存性存學皆悟聖學後著獨存治在前乃壯歲守宋儒學時所作也當是時仁心布護身任民物之重已如是其得聖道也蓋有由矣搆從遊後聞而悅之著瘳忘編以廣其條件張鵬舉文升著存治翼編聚晤考究厯有年所及搆出遊四方辨證益久謬謂鄉舉里選行之或亦因時酌略而大體莫易井田則開創後土曠人稀之地招流區畫爲易而人安口繁各有定業時行之難意可井者井難則均田又難則限田與先生見亦頗不參差惟封建以爲不必復古因封建之舊而封建無變亂今因郡縣之舊而封建啟紛擾一三代德教已久胄子多賢尙曰世

祿之家鮮克由禮况今時統袴易驕易淫易殘忍而使世居民上民必殃二郡縣卽漢唐小康之運非數百年不亂封建則以文武成康之聖賢治之一傳而昭王南巡遂已不返後諸侯漸次離析各自爲君六七百年周制所謂削地滅國皆付空言未聞彼時以不朝服誅何國也矧於晚近雖有良法豈能遠過武周三或謂明無封建故流寇肆毒遍地邱墟竊以爲宋明之失在郡縣權輕若久任而重其權亦可弭變且唐之藩鎮卽諸侯也而黃巢儼然流寇矣豈關無封建耶四或又謂無封建則不能處處皆兵天下必弱竊謂民間出兵處處皆兵郡縣自可行不必封建

存治編

六

始可行也五而封建之殘民則恐不下流寇不觀春秋乎列國君卿尙修禮樂講信睦然自會盟朝遇紛然煩費外侵伐戰取一歲數見其不通魯告魯者殆又倍蓰幸時近古多交綏而退若至今日殺人狼藉盈野盈城豈滅流寇然流寇亡蹙而諸侯亡遲則將爲數十年殺運數百年殺運而禍更烈矣唐之藩鎮爲五季金之河北九公日尋干戈人烟斷絕可寒心也六天子世圻諸侯世同卿大夫獨非伯叔甥舅之裔耶亦世采自然之勢也卽立法曰世祿不世官必不能久行周之列國皆世臣巨室可見矣夫使天下富貴數百年皆一姓及數功臣享之草澤賢士雖如

孔孟無可誰何非立賢無方之道也不公孰甚欲治平何
由七戊寅浙中得陸桴亭亭封建傳賢不傳子論蓋卽郡縣
久任也似有當質之先生先生曰可而非王道也商推者
數年於茲未及合一先生倏已作古矣於戲此係位育萬
物參贊天地之事非可求異亦非可強同也因書於後以
待用者康熙乙酉二月蠡吾門人李塉書於鄞城寓署

存治編終

存治編

九

存學編序

予幼讀四書惟知解字離句稍長略曉塗鴉隨肆力於詩文及弱冠雖潛心經史亦惟博覽強記是圖忽忽焉若以爲爲學之道遂在是者乙丑歲晤李子剛主語予曰子知讀書未知爲學夫讀書非學也今之讀書者止以明虛理記空言爲尙精神因之而虧耗歲月因之以消磨至持身涉世則盲然曾古聖之學而若此古人之學禮樂兵農可以修身可以致用經世濟民皆在於斯是所謂學也書取以考究乎此而已專以誦讀爲務者非學也且以害學予幡然大呼如醉而醒如夢而覺李子復言此學乃堯舜周

存學編 郭序

孔正傳至後而晦今倡而明之者始自習齋顏先生其議詳載於所著存學編可觀也予心誌之屏去浮文遂十餘年矣今歲丙子李子至都出是編以示予予讀之且歎且喜以舉世之沈溺誦讀而不知返而予得以屏去浮文而不墜迷途其得力於習齋先生豈淺鮮哉雖然學者實學也是編所以明實學耳猶空言也吾黨若不盡力實學而徒沾沾抱是編以爲得吾恐浮文之士且起而笑其同浴譏裸也

康熙丙子一之日北平後學郭金城拜撰

存學編目

卷一

由道

總論諸儒講學

明親

上孫徵君先生書

上太倉陸桴亭書

學辯一

學辯二

卷二

性理評三十四條

卷三

性理評二十八條

存學編目

卷四

性理評三十六條

存學編卷一

畿輔叢書

博野顏元著

由道

聖人學教治皆一致也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孔子明言于聖百王持世成法守之則易簡而有功失之徒繁難而寡效故罕言命自處也性道不可得聞教人也立法魯民歌怨爲治也他如予欲無言無行不與莫我知諸章何莫非此意哉當時及門皆望孔子以言孔子惟率之以下學而上達非吝也學教之成法固如是也道不可以言傳也言傳者有先於言者也顏曾守此不失子思時異端

存學編卷一

一

將盛或亦逆知天地氣薄自此將不生孔子其人勢必失性學治本旨不得已而作中庸直指性天已近太瀉故孟子承之教人必以規矩引而不發斷不爲拙工改廢繩墨離婁方員深造諸章尤於先王成法致意焉至宋而程朱出乃動談性命相推發先儒所未發以僕觀之何曾出中庸分毫但見支離分裂參雜於釋老徒令異端輕視吾道耳若是者何也以程朱失堯舜以來學教之成法也何不觀精一之旨惟堯禹得聞天下所可見者命九官十二牧所爲而已陰陽秘旨文周寄之於易天下所可見者王政制禮作樂而已一貫之道惟曾賜得聞及門與天下所可

見者詩書六藝而已烏得以天道性命嘗舉諸口而人人語之哉是以當日談天論性聰明者如打諢猜拳愚濁者如捉風聽夢但彷彿口角各自以爲孔顏復出矣至於靖康之際尸比肩摩皆主敬習靜之人而朝陞疆場無片籌寸績之士朱子乃獨具隻眼指其一二碩德程子所許爲後身者曰此皆禪也而未知二程之所以教之者實近禪故徒見其弊無能易其轍以致朱學之末流猶之程學之末流矣以致後世之程朱皆如程學朱學之末流矣長此不返乾坤尙安賴哉或曰佛氏託於明心見性程朱欲救人而擯之不得不抉精奧以示人余曰噫程子所見已稍

存學編卷一

二

浸入釋氏分界故稱其彌近理而大亂真若以不肖論之只以君子之道四一節指示雖釋迦惡魁亦當垂頭下淚並不必及性命以上也然則如之何曰彼以其虛我以其實程朱惟當遠宗孔子近師安定以六德六行六藝及兵農錢穀水火工虞之類教其門人成就數十百通儒朝廷大政天下所不能辦吾門人皆辦之險重繁難天下所不敢任吾門人皆任之吾道自尊顯釋老自消亡矣今彼以空言亂天下吾亦以空言與之角又不斬其根而反授之柄我無以深服天下之心而鼓吾黨之氣是以當日一出徒以口舌致黨禍流而後世全以章句誤乾坤上者只學

先儒講著稍涉文義卽欲承先啓後下者但問朝廷科甲才能揣摩皆驚富貴利達浮言之禍甚於焚坑吾道何日再見其行哉友人刁蒙吉翻孟子之言曰著之而不行焉察矣而不習焉終身知之而不由其道者衆也其所慨深矣吾意上天仁愛必將篤生聖哲剗荆棘而興堯舜以來中庸之道斷不忍終此元會直如此而已也

總論諸儒講學

僕妄謂性命之理不可講也雖講人亦不能聽也雖聽人亦不能醒也雖醒人亦不能行也所得而共講之共醒之共行之者性命之作用如詩書六藝而已卽詩書六藝

存學編卷一

三

亦非徒列坐講聽要惟一講卽教習習至難處來問方再與講講之功有限習之功無已孔子惟與弟子今日習禮明日習射間有可與言性命者亦因其自悟已深方與言蓋性命非可言傳也不特不講而已也雖有問如子路問鬼神生死南宮适問禹稷羿奭者皆不與答蓋能理會者渠自理會不能者雖講亦無益自漢唐諸儒傳經講誦宋之周程張朱陸遂羣起角立亟亟焉以講學爲事至明而薛陳王馮因之其一時發明吾道之功可謂盛矣其效使見知聞知者知尊慕孔孟善談名理不作惡不奉釋老名號卽不肖如僕亦沐澤中之一人矣然世道之爲叔季自

若也生民之不治自若也禮樂之不興自若也異端之日
冒而日熾自若也以視夫孔子明道而亂臣賊子果懼孟
子明道而楊朱墨翟果熄何啻天淵之相懸也僕氣魄小
志氣卑自揣在中人以下不足與於斯道惟願主盟儒壇
者遠邇孔孟之功如彼近察諸儒之效如此而垂意於習
之一字使爲學爲教用力於講讀者一二加功於習行者
八九則生民幸甚吾道幸甚僕受諸儒生成覆載之恩非
敢入室操戈也但以人之歲月精神有限誦說中度一日
便習行中錯一日紙墨上多一分便身上少一分試觀
朱子晚年悔枝葉之繁累則禮樂未明是在天者千古無

存學編卷一

四

窮之憾也

明親

大學首四句吾奉爲古聖真傳所學無二理亦無二事祇
此仁義禮智之德子臣弟友之行詩書禮樂之文以之修
身則爲明德以之齊治則爲親民明矣而未親親矣而未
止至善吾不敢謂之道也親矣而未明明矣而未止至善
吾亦不敢謂之道也親而未明者卽謂之親非大學之親
也然旣用其功於民皆可曰親其親而未明者漢高帝與
唐太宗之類也其親且明而未止至善者漢之孝文光武
之流也凡如此者皆宋明以來儒者所共見皆謂之非道

者也其明而未親明且親而未止至善者則儒者未之言也非不肯言也非不敢言也堯舜不作孔孟不生人無從證其爲道者一二聰明特傑者出於道略有所見粗有所行遽自謂真孔孟矣一時共尊爲孔孟焉嗣起者以爲我苟得如先儒足矣是以或學訓解纂集或學靜坐讀書或學直捷頓悟至所見所爲能彷彿於前入而不大殊則將就冒認人已皆以爲大儒矣可以承先啓後矣或獨見岐異恍惚道體則輒稱發先儒所未發得孔顏樂處矣又孰知其非大學之道乎此所以皆未之言也天下人未之言數百年以來之人未之言吾獨於程朱陸王之外別有大

存學編卷一

五

學之道焉豈不犯天下之惡而受天下僂乎然吾之所懼有甚於此者以爲真學不明則生民將永被毒禍而終此天地不得被吾道之澤異端永爲鼎峙而終此天地不能還三代之舊是以冒死言之望有志繼開者之一轉也夫明而未親卽謂之明非大學之明然旣用其功於德皆可曰明其明而未親者莊周陳搏之類也其明且親而未止至善者周程朱陸薛王之儔也何也吾道有三盛君臣於堯舜父子於文周師弟於孔孟堯舜之治卽其學也教也其精一執中一二人秘受而已百官所奉行天下所被澤者如其命九官十二牧所爲耳禹之治水非禹一身盡治

天下之水必天下士長於水學者分治之而禹總其成伯夷之司禮非伯夷一身盡治天下之禮必天下士長於禮學者分司之而伯夷掌其成推於九官羣牧咸若是以能平地成天也文周之治亦卽其學也教也其陰陽天人之旨寄之於易而已百官所奉行天下所被澤者如其治岐之政制禮作樂耳其進秀民而教之者六德六行六藝仍本唐虞敷教典樂之法未之有改是以太和宇宙也孔子之學教卽其治也孔子一貫性道之微傳之顏曾端木而已其當身之學與教及門士以待後人私淑者庸言庸德兵農禮樂耳仍本諸唐虞成周之法未之有改故不惟

存學編卷一

六

朞月三年五年七年胥藏其具而且小試於魯三月大治暫師於滕四方歸之單父武城亦見分體是以萬世永遵也秦漢以降則著述講論之功多而實學實教之力少宋儒惟胡子立經義治事齋雖分析已差而其事頗實矣張子教人以禮而期行井田雖未舉用而其志可尙矣至於周子得二程而教之二程得楊謝游尹諸人而教之朱子得蔡黃陳徐諸人而教之以主敬致知爲宗旨以靜坐讀書爲工夫以講論性命天人爲授受以釋經註傳纂集書史爲事業嗣之者若真西山許魯齋薛敬軒高梁溪性地各有靜功皆能著書立言爲一世宗信乎爲儒者煌煌大

觀三代後所難得者矣而問其學其教如命九官十二牧之所爲者乎如周禮教民之禮明樂備者乎如身教三千今日習禮明日習射教人必以規矩引而不發不爲拙工改廢繩墨者乎此所以自謂得孔子真傳天下後世亦皆以真傳歸之而卒不能服陸王之心者原以表裏精粗全體大用誠不能無歉也陸子分析義利聽者垂泣先立其大通體宇宙見者無不竦動王子以致良知爲宗旨以爲善去惡爲格物無事則閉目靜坐遇事則知行合一嗣之者若王心齋羅念庵鹿太常皆自以爲接孟子之傳而稱直捷頓悟當時後世亦皆以孟子目之信乎其爲儒中豪

存學編卷一

七

傑三代後所罕見者矣而問其學其教如命九官十二牧之所爲者乎如周禮教民之禮明樂備者乎如身教三千今日習禮明日習射教人必以規矩引而不發不爲拙工改廢繩墨者乎此所以自謂得孟子之傳與程朱之學並行中國而卒不能服朱許薛高之心者原以表裏精粗全體大用誠不能無歉也他不具論卽如朱陸兩先生倘有一人守孔子下學之成法而身習夫禮樂射御書數以及兵農錢穀水火工虞之屬而精之凡弟子從遊者則令某也學禮某也學樂某也兵農某也水火某也兼數藝某也尤精幾藝則及門皆通儒進退周旋無非性命也聲音度

數無非涵養也政事文學全歸也人已事物一致也所謂下學而上達也合內外之道也如此不惟必有一人虛心以相下而且君相必實得其用天下必實被其澤人才既興王道次舉異端可靖太平可期正書所謂府修事和爲吾儒致中和之實地位育之功出處皆得致者也是謂明親一理大學之道也以此言學則與異端判若天淵而不可混曲學望洋浩歎而不敢擬清談之士不得假魚目之珠文字之流不得逞春華之艷惟其不出於此故旣卑漢唐之訓詁而復事訓詁斥佛老之虛無而終蹈虛無以致紙上之性天愈透而學陸者進支離之譏非譏也誠支離

存學編卷一

八

也心頭之覺悟愈捷而宗朱者供近禪之誚非誚也誠近禪也或曰諸儒勿論陽明破賊建功可謂體用兼全又何弊乎余曰不但陽明朱門不有蔡氏言樂乎朱子常平倉制與在朝風度不皆有可觀乎但是天資高隨事就功非全副力量如周公孔子專以是學專以是教專以是治也或曰新建當日韜略何以知其不以爲學教者余曰孔子嘗言二三子有志於禮者其於赤平學之如某可治賦某可爲宰某達某藝弟子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王門無此且其擒宸濠破桐岡所共事者皆當時官吏偏將參謀弟子皆不與焉其全書所載皆其門人旁觀贊服之筆則可

知其非素以是立學教也是以感孫徵君知統錄說有陸
王效誦論於紫陽之語而敢出狂愚少抑後二千年周程
朱陸薛王諸先生之學而伸前二千年堯舜禹湯文武周
孔孟諸先聖之道亦竊附效誦論之義而願持道統者其
深思熟計而決復孔孟以前之成法勿執平生已成之見
解而不肯舍勿拘平日已高之門面而不肯降以誤天下
後世可也

上徵君孫鍾元先生書

某髮未燥已聞容城孫先生名然第知清節耳弱冠前爲
俗學枉度歲月懵懵不知道爲何物自順治乙未頗厭入

存學編卷一

九

股習稍闕通鑑性理諸儒語錄乃知世間有理學一脈已
亥在易水得交高弟五修乃又知先生不止以節著連年
來與高弟介祺尤屬莫逆德駕旋容時已稟老親仝王法
乾裏裝出門將進叩老親復以勞後不諳路恐遭楊子之
悲阻之踰年則聞復南矣恭祝綾詞蒙介翁不外玷賤名
其末迨讀先生歲寒居文集寄介翁札不知過聽何人之
言而儕之郡賢列見之不勝惶愧今在天地間已三十有
六德不加修學不加進會不得大君子一屈指之每一念
及恨不身飛其城旁茲先大母去世服闋矣幸大父猶康
健欲曲求俞允今歲中一炙道範未審得遂否也做庠耿

師東郡人也以告休南歸去先生七十里敢以便略吐愚衷於門下某靜中猛思宋儒發明氣質之性似不及孟子之言性善最真變化氣質之惡三代聖人全未道及將天生一副作聖全體參雜以習染謂之有惡未免不使人去其本無而使人憎其本有蒙晦先聖盡性之旨而授世間無志人一口柄又思周公孔子教人以禮樂射御書數故曰以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故曰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故性道不可聞而某長治賦某長禮樂某長足民一如唐虞之廷某農某刑某禮某樂之舊未之有爽也近世言學者心性之外無餘理靜敬之外無餘功細考其氣象疑與

存學編卷一

十一

孔門若不相似然卽有談經濟者亦不過說場話著種書而已某不自揣撰有存性存學二編欲得先生一是以以挽天下之士習而復孔門之舊以先生之德望卜之當易如反掌則孟子不得專美於前矣論今天下朱陸兩派互相爭辯先生高見平和勸解之不暇豈可又增一爭端也但某殊切杞人之憂以爲雖使朱學勝陸而獨行於天下或陸學勝朱而獨行於天下或和解成功朱陸合一同行於天下則終此乾坤亦只爲當時兩宋之世終此儒運亦只如說話著書之道學而已豈不堪爲聖道生民長歎息乎粗陳一二望先生靜眼一辨及時發明前二千年之故

道以易後二千年之新轍則斯道幸甚斯民幸甚臨楮南
望不勝想慕戰懼交集之至某再拜言

上太倉陸桴亭先生書

某聞氣機消長否泰天地有不能自主理數使然也方其
消極而長否極而泰天地必生一人以主之亦理數使然
也然粵稽孔孟以前天地所生以主此氣機者率皆實文
實行實體實用卒爲天地造實績而民以安物以阜雖不
幸而君相之人竟爲布衣亦必終身盡力於文行體用之
實斷不敢以不堯舜不禹臯者苟且於一時虛浮之局高
談袖手而委此氣數置此民物聽此天地於不可知也亦

存學編卷一

十一

必終身窮究於文行體用之實斷不敢以惑異端背先哲
者肆口於百喙爭鳴之日著書立說而誤此氣數壞此民
物負此天地於不可爲也自漢晉泛濫於章句不知章句
所以傳聖賢之道而非聖賢之道也競尙乎清談不知清
談所以闡聖賢之學而非聖賢之學也因之虛浮日盛而
堯舜三事六府之道周公孔子六德六行六藝之學所以
實位天地實育萬物者幾不見於乾坤中矣迨於佛老昌
熾或取天地萬物而盡空之一歸於寂滅或取天地萬物
而盡無之一歸於陞脫莫謂日月星辰山川草木鳥獸蟲
魚人倫世故舉爲道外並己身之耳目口鼻四肢皆視爲

果礙贅餘矣哀哉倘於此有堯舜周公固必回消爲長轉
否爲泰矣卽不然或如端言卜仲二冉之流亦庶幾行道
脈於不墜續真宗於不差而長泰終有日也奈何趙氏運
中紛紛躋孔子廟庭者皆修輯註解之士猶然章句也皆
高坐講論之人猶然清談也甚至言孝弟忠信如何教氣
稟本有惡其與老氏以禮義爲忠信之薄佛氏以耳目口
鼻爲六賊者相去幾何也故僕妄論宋儒謂是集漢晉釋
老之大成者則可謂是堯舜周公之正派則不可然宋儒
今之堯舜周公也韓愈闢佛幾至殺身况敢議今世之堯
舜周公者乎季友著書駁程朱之說發州決杖况敢議及

存學編卷一

三

宋儒之學術品詣者乎此言一出身命之虞所必至也然
懼一身之禍而不言委氣數於終誤置民物於終壞聽天
地於終負恐結舌安坐不援溝瀆與强暴橫逆內人於溝
瀆者其忍心害理不甚相遠也某爲此懼著存學一編申
明堯舜周公三事六府六德六行六藝之道大旨明道不
在詩書章句學不在穎悟誦讀而期如孔門博文約禮身
實學之身實習之終身不懈者著存性一編大旨明理氣
俱是天道性形俱是天命人之性命氣質雖各有差等而
俱是此善氣質正性命之作用而不可謂有惡其所謂惡
者乃由引蔽習染四字爲之祟也期使人知爲絲毫之惡

皆自玷其光瑩之本體極神聖之善始自充其固有之形骸但孔孟沒後二千年無人道此理而某獨異又惴惴焉恐涉偏私自是誹謗先儒將舍所見以苟就近世之學而仰觀三代聖賢又不如此二念交鬱罔所取正一日遊祁在故友刁文孝座聞先生有佳錄復明孔子六藝之學門人姜姓在州守幕實笥之懽然如久旱之聞雷甚渴之聞溪恨不卽沐甘霖而飲甘泉也曲致三四曾不得出然亦幸三千里外有主張此學者矣猶未知論性之相同也旣而刁翁出南方諸儒手書有云此間有桴亭者才爲有用之才學爲有用之學但把氣質許多駁惡雜入天命說一

存學編卷一

三

般是善其性善圖說中有人之性善正在氣質氣質之外無性等語殊新奇駭人乃知先生不惟得孔孟學宗兼悟孔孟性旨已先得我心矣當今之時承儒道嫡派者非先生其誰乎所恨家貧親老不得操杖親炙進身門下之末茲乘彭使之便奉尺楮請教祈以所著並高弟孰長禮樂孰長射書孰爲體用兼優不惜示下使萑瞽之子得有所景仰尊奉倘有寸進真一時千載也山河隔越不能多寄僅以性學編各一紙日記第十卷中摘一頁呈正不勝南望愷切想慕之至

性亦須有辯因吾友法乾王子一言徹底無纖毫
齟齬莫有能發吾意者遂有待今存學之說將借
吾黨身習而實踐之易靜坐用口耳之習爲手足
頻拮据之業非存性空談之比雖賢者不能無顧
惜故窳憚於變革之意幸相舉辯難不厭反復予
撮其大略如左病中亦多遺脫不能盡述也

己酉十一月二十六日予抱病復患足瘡不能赴學惟坐
卧榻膳存學稿聞王子來會乃強步至齋出所膳以質王
子甫閱一葉遽置之几盛爲多讀書之辯予曰人之精神
無多恐誦讀消耗無歲月作實功也倘禮樂嫺習但略閱

存學編卷一

十四

經書數本亦自足否王子曰誦讀不多出門不能引經據
傳何以服人予曰堯舜諸聖人所據何書且經傳施行之
證佐全不施行雖證佐紛紛亦奚以爲今存學之意若行
無論朝廷宗廟卽明倫堂上亦將問孰嫺周旋孰諳絲竹
孰射賢孰算勝非猶是稱章比句之乾坤矣且吾儕自視
雖陋倘置身朝堂但憂無措置耳引經據傳非所憂也王
子曰射御之類有司事不足學須當如三公坐論予曰人
皆三公孰爲有司學正是學作有司耳辟之於醫黃帝素
問金匱玉函所以明醫理也而療疾救世則必診脈製藥
針灸摩砭爲之力也今有妄人者止務覽醫書千百卷熟

讀詳說以爲予國手矣視診脈製藥針灸摩砭以爲術家之粗不足學也書曰博識日精一人倡之舉世效之岐黃盈天下而天下之人病相枕死相接也可謂明醫乎愚以爲從事方脈藥餌針灸摩砭療疾救世者所以爲醫也讀書取以明此也若讀盡醫書而鄙視方脈藥餌針灸摩砭妄人也不惟非岐黃並非醫也尙不如習一科驗一方者之爲醫也讀盡天下書而不習行六府六藝文人也非儒也尙不如行一節精一藝者之爲儒也王子曰棟梁材自別豈必爲棟榱哉予曰棟梁亦自拱把尺寸長成成時亦有皮幹枝葉世豈有渾成棟梁哉王子曰藝學到精熟後

存學編卷一

五

自見上面幼學豈能有所見余曰幼學但使習之耳必欲渠見何爲哉王子曰不見上面何與心性余曰不然卽如夫子使闕黨童子將命使之觀賓主接見之禮有下於夫子客至則見客求教尊長悚敬氣象有班於夫子或尊於夫子客至則見夫子溫良恭儉讓侃侃誾誾氣象此是治童子耳目乎治童子心性乎故六藝之學不待後日融會一片乃自童齠卽身心道藝一致加功也且旣令渠習見無限和敬詳密之理豈得謂無所見但隨所至爲淺深耳講家解一貫章有謂曾子平日用功皆是貫中之一今日夫子教以從一而貫夫用功於貫中之一是夫子所以教

三千人者也豈得曰六藝非心性也王子曰禮樂自宜學射御粗下人事余曰賢者但美禮樂名目遂謂宜學亦未必見到宜學處也若見到自不分精粗喜精惡粗是後世所以誤蒼生也王子曰第見不足爲若爲自是易事余曰此正夫子所謂智者過之且昔朱子謂要補填實是難今賢弟又謂是易要之非主難亦非主易總是要斷盡實學不去爲耳王子大笑予曰李晦翁年踰五旬勤力下學日與弟子拈矢彎弓甚可欽也王子曰晦夫叔嘗言射爲男子事何可不習余曰宋元來儒者卻習成婦女態甚可羞無事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卽爲上品矣豈若真

存學編卷一

六

學一復戶有經濟使乾坤中永享治安之澤乎王子曰六藝之學誠有功於乾坤予曰不但爾也子產云厯事久取精多則魂魄強今於禮樂兵農無不嫻卽終身莫之用而沒以體用兼全之氣還於天地是謂盡人道而死故君子曰終故曰學者學成其人而已非外求也王子又笑予曰此學終無行日矣以賢弟之有志且深信予又入朱學未深似無可戀惜而猶難挽回如此况彼已立崖岸者乎因復取首數篇進曰幸終觀之王子閱畢喟然曰孔子是教天下人爲臣爲子若都袖手高坐作君父天下事叫誰辦哉撫卷歎息久之余曰某急就三存編以爲天生某使復

明此學而已非身見之材也欲進之孫徵君借以回天下
王子曰人自爲耳何必伊予曰天生材自別伊尹聖之任
夏季之民如在水火何不出而延攬豪傑自爲奉天救民
之舉必待成湯之三聘乎張良志復韓仇亦嘗聚衆百餘
何不決於自爲而終屬沛公乎蓋天生王者其氣爲主持
世統之氣乃足繫屬天下非其人不與也儒者教世何獨
不然是其人也天下附之非其人也學卽過人而師宗不
立如龍所至則氣聚成雲否則不可強也况愚之庸陋不
足數者乎自料只可作名教中一董三老耳王子辭行越
十日予病痊往會王子因論風言復閏十二月有諸王子

存學編卷一

七

曰此間亦頗聞予曰噫豈非學術不明吾儒悞於空言無
能定國是者乎使吾黨習諳歷象何以狐疑如此因言帝
堯命羲和教以欽天授時及考驗推步之法堯蓋極精於
歷因言帝王設官分職未有不授以成法者堯命司徒授
以匡直勞來等法舜命士師授以五刑五服五流五宅等
法命典樂授以直溫寬粟等理及依永和聲無相奪倫等
法成王置農官授以錢鎛銍艾耕耨等法觀命官之典釐
成之詩是君父亦未有不知六府六藝之學者則袖手高
坐徒事誦讀固非所以爲臣子亦豈所以作君父哉

又越旬王子來會復曰周公制禮作樂且以文武之聖開之成康之賢繼之太召君陳輩左右之亦不百年而穆王亂迨東遷而周不可問矣漢唐宋明不拘古法亦定數百年之天下何歎於三代哉予曰漢唐後之治道較之三代蓋星淵不可語也吾弟未之思耳吾弟但見穆平之衰而未實按其列國情勢民風也吾茲不與賢弟論三代盛時且以春秋之末其爲周七百年矣只義姑存魯展禽拒齊二事風俗之美人材之盛魯固可尙也齊乃以婦人而旋師聞先王命而罷戰由此以思當日風俗人心豈漢唐後所可彷彿哉王子曰終見藝學粗奈何予曰此乃不知止

存學編卷一

五

耳觀大學言明親卽言止至善見道爲粗是不知至善之止也故曰知止而後有定王子乃懽忻鼓舞曰昨子產一段已深悚我心自今日當務精此學更無疑矣因述乃父命計田數不清予曰計畝人以爲瑣事矣然父命而不清非不能爲子之一乎王子曰無大無小無不習熟固也弟昨所言棟梁材兄不以爲然恐天下自有可大不可小之材如龐士元非百里材曾子教孟敬子持大體非乎予曰孔子乘田委吏無不可爲若位不稱材便酣惰廢事此自豪士之態非君子之常也孟敬子當時已與魯政乃好理瑣小故曾子教以所貴道三豈可以此言便謂籩豆之事

不宜學乎况當時學術未失家臣庶士無不能理事者第
憂世胄驕浮不能持大體耳能持大體凡事自可就也王
子曰博學乃古人第一義易云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子
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可見古人讀書誦讀亦何可全
廢予曰周公之法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豈可全
不讀書但古人是讀之以爲學如讀琴譜以學琴讀禮經
以學禮博學之是學六府六德六行六藝之事也只以多
讀書爲博學是第一義已誤又何暇計問思辨行也王子
行越一日予過其齋王子曰連日思樂能滌人滓渣只靜
敬以求懲忿窒慾便覺忿慾全無不時卻又發動不如心
比聲律私欲自化也余曰噫得之矣某謂心上思過口上
講過書上見過都不得力臨事時依舊是所習者出正此
意也夫禮樂君子所以交天地萬物者也位育著落端在
於此古人制舞而民腫消造琴而陰風至可深思也王子
又問道問學之功卽六藝乎予曰然又問如何是尊德性
予未答又問如何是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蓋因程朱好
語上王子欲證語上之爲是也予曰離下無上明德親民
尊德性道問學只是此事語上人皆上語下人皆下如灑
掃應對下也若以語上人便見出敬絃指微律下也若以
語上人便見出和某昨童子將命一段正是道藝一致耳

目性情一滾做也王子憮然曰至言予曰此亦就賢弟之問爲言耳其實上有上下有下上下精粗皆盡力求全是謂聖學之極致矣不及此者甯爲一端一節之實無爲全體大用之虛如六藝不能兼終身止精一藝可也如一藝不能全數人共學一藝如習禮者某冠昏某喪祭某宗廟某會同亦可也夫吾輩姿質未必是中人以上而從程朱倒學先見上面必視下學爲粗不肯用力矣王子曰下學而上達孔子定法烏容紊乎哉

存學編卷一終

存學編卷一

存學編卷二

博野顏元著

性理評

程子曰邢明叔明辯有才氣其於世務練習蓋美才也晚溺於佛所謂日月至焉而已者豈不惜哉

朱子云程子死後其高弟皆流於禪豈知程子在時已如此乎蓋吾儒起手便與禪異者正在徹始徹終總是體用一致耳故童子便令學樂舞勺夫勺之義大矣豈童子所宜歌聖人若曰自灑掃應對以至參贊化育固無高奇理亦無卑瑣事故上智如顏貢自幼爲之不厭

存學編卷二

一

其淺而叛道粗疏如陳亢終身習之亦不至畏其難而廢學今明叔才氣明辯練達世務誠爲美才但因程子不以六藝爲教初時旣不能令明叔認取其練習世務莫非心性後又無由進於位育實具不見儒道結果回視所長者不足戀前望所求者無所得便覺無意味無來由烏得不莫之禦而入於禪也猶吾所謂明帝之好佛非明帝之罪而李躬桓榮之罪也

夫日月至焉乃吾夫子論諸賢不能純仁分寸也當時曾子子貢之流俱在其中乃以比明叔之溺佛程子不亦易言乎

明道謂謝顯道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某言語故其學心與口不相應蓋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 伊川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

因先生只說話故弟子只學說話心口且不相應况身乎况家國天下乎措之事業其不相應者多矣吾嘗談天道性命若無甚扞格一著手算九九數輒差王子講冠禮若甚易一習初祝便差以此知心中醒口中說紙上作不從身上習過皆無用也責及門不行彼既請問正好教之習禮習樂卻只云且靜坐二程亦復如是噫雖曰不禪吾不信也

存學編卷二

二

武夷胡氏曰龜山天資夷曠濟以問學充養有道德器早成積於中者純粹而宏深見於外者簡易而平淡閒居和樂色笑可親臨事裁處不動聲色與之遊者雖羣居終日嗒然不語飲人以和而鄙吝之態自不形也推本孟子性善之說發明中庸大學之道有欲知方者爲指其攸趨無所隱也當時公卿大夫之賢者莫不尊信之又曰先生造養深遠燭理甚明混迹同塵知之者鮮行年八十志氣未衰精力少年殆不能及朝廷方嚮意儒學日新聖德延禮此老置之經筵朝夕咨訪裨補必多至如裁決危疑經理世務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

無論其他只積於中者純粹而宏深一語非大賢以上能之乎其中之果純粹與否宏深與否非僕所知然朱子則已譏其入於禪矣禪則必不能純粹宏深純粹宏深則必不禪也至混迹同塵氣象五經論孟中未之見非孟子所謂同流合污者乎充此局以想夷曠簡易平淡和樂可親諸語恐或皆孟子所狀鄉原光景也

陳氏淵曰伊川自涪歸見學者凋落多從佛教獨龜山先生與謝丈不變因歎曰學者皆流於異端矣惟有楊謝二君長進

嘗觀孔子歿弟子如喪父母哀慟無以加矣又爲之備

存學編卷二

三

禮營葬送終無以加矣又皆廬其墓三年惓戀無以加矣餘情復見於同門友之不忍離相向而哭皆失聲其師弟情之篤而義之重蓋如此也迨後有宋程朱兩門以師弟著於乾坤不惟自任以爲真繼孔子之統雖當時及門亦以爲今之孔子矣後世景仰亦謂庶幾孔門師弟矣而其歿也不過一祭一贊他無聞焉僕存此疑於心久矣亦謂生榮死哀之狀必別有記載寡陋未之見耳殊不意伊川生時及門已如此其相負也涪之別也日月幾何而遽學者凋落相率而從於佛也又孰知所稱楊謝不變者下梢亦流於禪也然則真承程子之

統者誰也非因二程失古聖教人成法空言相結之不固不如實學之相交者深乎抑程門弟子之從佛或亦其師夙昔之爲教者去佛不遠也程子闢佛之言曰彌近理而大亂真愚以爲非佛之近理乃程子之理近佛也試觀佛氏立教與吾儒之理遠若天淵判若黑白反若冰炭其不相望也如適燕適越之異其轅安在其彌近理也孟子曰治人不治反其智伊川於此徒歎學者之流於異端而不知由己失孔子之教亦欠自反矣問龜山晚年出是不可曉其召也以蔡京然在朝亦無大建白朱子曰以今觀之則可以追咎當時無大建白若自己處之不知當時所當建白者何事或云不過擇將相爲急曰也只好說擇將相固是急然不知當時有甚人可做當時將只說种師道相只說李伯紀然固皆嘗用之矣又况自家言之彼亦未必見聽據當時事勢亦無可爲者不知有大聖賢之材何如耳

存學編卷二

四

當時所稱大儒如龜山者既自無將相材又無所保舉異世後追論亦無可信之人不過种李二公而已然則周程張邵棺木尙新其所成之人材皆安在哉世有但能談天說性講學著書而不可爲將相之聖賢乎

或言擇將相爲急何不曰當時龜山便是好將相惜未

信用乃但云也只好說擇將相蓋身分亦有所不容誣也噫儒者不能將不能相只會擇將相將相皆令何人做乎末又云當時事勢亦無可爲者不知有大聖賢之材何如耳是明將經濟時勢讓與聖賢做尙得謂之道學乎至於李公字行种公名呼此朱子重文輕武不自覺處其遺風至今日衣冠之士羞與武夫齒秀才挾弓矢出鄉人皆驚甚至子弟騎射武裝父兄便以不才目之長此不返四海潰弱何有已時乎獨不觀孔門無事之時弓矢劍佩不去於身也武舞干戚不離於學也身爲司寇墮三都會夾谷無不尙武事也子路戰於衛冉樊戰於齊其餘諸賢氣象皆可想也學喪道晦至此甚矣孔門實學亦可以復矣

存學編卷二

五

問龜山當時何意出來曰龜山做人也苟且是時未免祿仕故亂就之云問或者疑龜山爲無補於世徒爾紛紛或以爲大賢出處不可以此議如何曰龜山此行固是有病但只後人又何曾夢到他地位在惟胡文定以柳下惠援而止之而止比之極好

余嘗謂宋儒是理學之時文也看朱子前面說龜山做人苟且未免祿仕故亂就之此三語抑楊氏於鄉黨自好者以下矣後面或人說大賢出處不可議又引胡氏

之言比之柳下惠且曰極好又何遽推之以聖人哉蓋
講學先生只好說體面話非如三代聖賢一身之出處
一言之抑揚皆有定見龜山之就召也正如燕雀處堂
全不見汴京亡徽欽虜直待梁折棟焚而後知金人之
入宋也朱子之論龜山正如戲局斷獄亦不管聖賢成
法只是隨口臧否駁倒龜山以伸吾識可也救出龜山
以全講學體面亦可也

上蔡爲人英果明決強力不倦克己復禮日有課程所著
論語說及門人所記遺語行於世

要推尊上蔡便言其克己復禮日有課程後面要說程

存學編卷二

門諸人見皆不親切之故又言是無頭無尾不會盡心
毋乃自相矛盾乎此處殊令人疑

上蔡直指窮理居敬爲入德之門最得明道教人之綱領
朱子稱上蔡直指窮理居敬爲入德之門最得明道教
人綱領僕以爲此四字正諸先生所以自欺而自悞者
也何也窮理居敬四字以文觀之甚美以實考之則以
讀書爲窮理功力以恍惚道體爲窮理精妙以講解者
述爲窮理事業儼然靜坐爲居敬容貌主一無適爲居
敬工夫舒徐安重爲居敬作用觀世人之醉生夢死奔
忙放蕩者誠可謂大儒氣象矣但觀之孔門則以讀書

爲致知中之一事且書亦非徒佔畢讀之也曰爲周南
召南曰學詩學禮曰學易執禮是讀之而卽行之也曰
博學於文蓋詩書六藝以及兵農水火在天地間燦著
者皆文也皆所當學之也曰約之以禮蓋冠婚喪祭宗
廟會同以及升降周旋衣服飲食莫不有禮也莫非約
我者也凡理必求精熟之至是謂窮理凡事必求謹慎
之周是謂居敬上蔡雖賢恐其未得此綱領也不然豈
有居敬窮理之人而流入於禪者哉

明道以上蔡誦讀多記爲玩物喪志蓋謂其意不是理會
道理只是誇多鬪靡爲能若明道看史不差一字則意思
自別此正爲己爲人之分

存學編卷二

七

謝良佐記問甚博明道謂之曰賢卻記得許多可謂玩
物喪志良佐身汗面赤明道曰此便是惻隱之心可見
大程學教猶不靠定書本僕掀閱至此悚然起敬以爲
此正明道優於伊川紫陽處又未嘗不愛謝公之有志
也使朱子讀此亦爲之汗身赤面則善矣乃曲爲之說
謂渠是誇多鬪靡不是理會道理又引程子看史事證
之總是不欲說壞記誦一道恐於己讀盡天下書之志
有妨也不知道理不專在書本上理會貪記許多以求
理會道理便會喪志不得以程子看史一字不差相混

也

問上蔡說橫渠以禮教人其門人下梢頭低只溺於刑名
度數之間行得來因無所見處如何曰觀上蔡說得偏了
這都看不得禮之大體所以都易得偏如上蔡說橫渠之
非以爲欲得正容謹節這是自好如何廢這箇得如專去
理會刑名度數固不得又全廢了這箇也不得

宋儒胡子外惟橫渠之志行井田教人以禮爲得孔孟
正宗謝氏偏與說壞譏其門人下梢頭低溺於刑名度
數以爲橫渠以禮教人之流弊然則教人不當以禮乎
謝氏之入禪於此可見二程平昔之所以教揚謝諸公

存學編卷二

八

者於此可想矣玩行得來因無所見一語橫渠之教法
真可欽矣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道之以德齊之以
禮此聖賢百世不易之成法也雖周公孔子亦只能使
人行不能使人有所見功候未到卽強使有所見亦無
用也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
而不知道者衆也此固歎知道之少而吾正於此服周
公孔子流澤之遠也布三重以教人使天下世世守之
後世有賢如孟子者得由行習而著察卽愚不肖者亦
相與行習於吾道之中正中庸所謂行而世爲天下法
歷八百年而猶在幾百餘年而未衰此周公孔子之下

梢頭原如其低也而其上梢頭亦未嘗高制禮作樂
遵行遍天下而周公之心雖親賢之召公不盡知也博
文約禮服習遍三千而一貫之秘雖聰穎之端木未之
聞也相隨半生尙以多學而識認夫子然則未聞性道
之前端木子與三千人不同以文禮爲道乎則橫渠之
門人卽使皆認刑名度數爲道何害也朱子旣見謝氏
之偏而知橫渠之是卽宜考古稽今與門人講而習之
使人按節文家行典禮乃其所也奈何盡力誦讀著述
耽延歲月迨老而好禮又只要著家禮一書屢易藁始
成其後又多自嫌不妥未及改正而沒其門人楊氏固
嘗代爲致憾矣考其實及門諸公不知式型與否而朱
子家祠喪禮已多行之未當失周公孔子之遺意者矣
豈非言易而行難哉

存學編卷二

九

伊彥明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此意思好也有
病蓋且養他氣質淘渾去了那許多不好底意思如學記
所謂未卜禘不視學遊其志也之意此意思固好然也有
病者蓋天下有多少書若半年間都不教他看一字幾時
讀得天下許多書所以彥明終竟後來工夫少了

伊川雖失孔子學教成法猶知不可遽語人以高深猶
知不全靠書冊故遲半年方與門人大學西銘看至朱

子則必欲人讀天下許多書是將道全看在書上將學全看在讀上其學教之法又不逮伊川矣吾謂大學可卽與看若西銘雖姿性聰敏者再遲數年與看未爲晚也

和靖涪州被召祭伊川文云不背其師則有之有益於世則未也因言學者只守得某言語已自不易少間又自轉移了

吾讀甲申殉難錄至愧無半策匡時難惟餘一死報君恩未嘗不悽然泣下也至覽和靖祭伊川不背其師有之有益於世則未二語又不覺廢卷浩歎爲生民愴惶

存學編卷一

十

久之夫周孔以六藝教人載在經傳子罕言仁命不語神性道不可得聞予欲無言博文約禮等語出之孔子之言及諸賢所記者昭然可考而宋儒若未之見也專肆力於講讀發明性命閑心靜敬著述書史伊川明見其及門皆入於禪而不悟和靖自覺其無益於世而不悟甚至求一守言語者亦不可得其弊不大可見哉至於朱子追述似有憾於和靖而亦不悟也然則吾道之不行豈非氣數使之乎

問伊川門人如此其衆後來更無一人見得親切或云游揚亦不久親炙曰也是諸人無頭無尾不曾盡心在上面

也各家去奔走仕宦所以不能理會得透如邵康節從頭到尾極終身之力而後得之雖其不能無偏然就他道理所謂成而安矣如茂叔先生資稟便較高他也去仕宦只他這所學自是合下直到所以有成某看來這道理若不是拚生盡死去理會終不得解

伊川門人甚衆後更無一人見之親切非因伊川所教諸人所學俱失孔子實學之故乎朱子乃云是諸人無頭無尾不會盡心在上面試觀游楊謝尹諸公果是無頭無尾不會盡心者乎又云各去奔走仕宦所以不能理會透康節極終身之力而後有得茂叔亦去仕宦只

存學編卷二

十一

他資稟高合下直到然則必欲人不仕宦不作事終身只在書室中方可得道乎

與叔文集煞有好處他文字極是實說得好處如千兵萬馬飽騰伉壯上蔡雖有過當處亦自是說得透龜山文字卻怯弱似是合下會得易游楊謝諸公當時已與其師不相似卻似別一家謝氏發明得較精彩然多不穩貼和靖語卻實然意短不似謝氏發越龜山語錄與自作文不相似其文大段照管不到前面說如此後面又都反了緣他只依傍語句去皆不透龜山年高與叔年四十七他文字大綱立得腳來健多有處說得好又切若有壽必然進游

定夫學無人傳無語錄

如何只論人文字言語長短語錄有無非失聖門學宗
不實用功於明親故無實事可稱舉乎今有人議諸先
生專在文字言語用功或云只在言語文字論人品必
至羣相譁之曰彼大儒不止是也乃考其實則竟如此
較歐蘇諸公但多講論性道之語內地靜敬之功耳試
想三代前君臣獎贊師弟敘述或後人論斷前聖賢曾
有此口吻比例否噫恐不啻冰玉之相懸也

上蔡之學初見其無礙甚喜之後細觀之終不離禪的見
解

存學編卷二

十一

予於程朱陸王兩派學宗正如是

龜山未見伊川時先看莊列等文字後來雖見伊川然而
此念熟了不覺時發出來游定夫尤甚羅仲素時復亦有
此意

聖人教人六藝正使之習熟天理不然雖諄諄說與無
限道理至吃緊處依舊發出習慣俗雜念頭

一日論伊川門人云多流入釋老陳文蔚曰只是游定夫
如此恐龜山輩不如此曰只論語序便可見

朱子論游楊入釋老處不知何指但既廢堯舜周孔六
府六藝之學則其所謂不入釋老者又果何指也僕嘗

論漢人不識儒如萬石君家法真二代遺風不以儒目之則其所謂儒只是訓詁辭華之流耳今觀朱門師弟一生肆力文字光景恐或不免爲游楊所不屑也

看道理不可不仔細程門高弟如謝上蔡游定夫楊龜山輩下梢皆入禪學去必是程先生當初說得高了他們只睥見上截少下面著實功夫故流弊至此

僕意朱子未覺程門教法之失既覺而復蹈之何也倘因此便返於實學豈非吾道之幸哉

下面著實功夫是何物乎將謂是靜敬乎程門諸子固已力行之矣將謂是禮樂射御書數之屬乎朱子已云

存學編卷二

三

補填難姑不爲之矣將謂是庸德庸言乎恐禮樂射御書數所以盡子臣弟友之職者旣不爲又何者是其不敢不勉者乎考其與及門日征月邁者則惟訓解經傳纂修書史死生以之或其所謂下面著實功夫者未必是孔子所云下學也

韓退之云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遍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此說甚好看來資質定了其爲學也只就他資質所尙處添得些小好而已所以學者貴公聽並觀求一箇是當處不貴徒執己自用今觀孔門諸子只除顏曾之外其他說話便皆有病

平日講學主變化氣質此處卻云其爲學也只就資質所尙處添些小好而已蓋諸先生認氣質有惡不得不說變化此處要說諸賢各得其性之所近故又說氣質已定只添些小好且下云學貴公聽並觀求一箇是當如果有此妙法而諸賢徒執已見求之固可憾矣乃吾夫子亦不爲之一指點也何朱先生之大智而聖門師弟之大愚乎則朱子所見之道與所爲之學所行之教與聖門別是一家明矣至於求諸賢之短又何不著實體驗諸賢之造詣何如吾輩較之何如乃只論其說話有病無病乎僕謂不惟七十子之品詣非可輕議便是

存學編卷二

十四

二千九百餘人既經聖人陶鎔亦不易言也自戰國橫議後重以秦人之焚坑漢儒之訓詁魏晉之清談歷代之佛老宋元之講讀而七十子之身分久不明於世矣吾嘗謂孔子如太陽當空不惟散宿衆星不顯其光即明月五星亦不出色若當下甸之夜一行星炯照四國仰之如太陽然矣故孔子莫楹後羣推有子爲聖人西河又推卜子爲聖人當時七十子身通六藝日月至仁倘有一人出於後世皆足倡學一代使人望爲聖人非周程以下諸先生所可比也近法乾王子有言後儒稍有不純議廟典者動言黜退聖門如冉求之聚斂宰予

之短喪何可從祀予曰賢弟未之思耳冉有固有虧欠處其學卻實如此案卽缺一角仍是有用之巨器豈可舍也故聖門一推政事之科一在言語之列不比後人虛言標榜書本上見完全也王子曰然

延平李氏曰羅先生性明而修行全而潔充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多極其至漢唐諸儒無近似者又是一聖人宋固多聖人乎

陳氏協曰先生可謂有德有言之隱君子矣李公侗傳其學公歿之後旣無子孫及其遺言不多見於世嘉定七年郡守劉允濟始加搜訪得公所著遵堯錄八卷進之於朝

存學編卷二

五

其書四萬言大要謂堯祖開基列聖繼統若舜禹遵堯而不變至元豐改制皆自王安石作偏創爲功利之圖浸致邊疆之侮是其吠畝不忘君之心豈若沮溺輩索隱行怪之比耶

元佑元豐之獄迄無公論要之荆公之欲強宋本是而術未盡善苟安者競爲敵洪水罔績遂咎崇伯然使卽任濂洛羣哲恐亦如四嶽羣牧無如洪水何未是神禹也

周氏坦曰觀先生在羅浮山靜坐三年所以窮天地萬物之理切實若此

原來是用此功豈不令孔子哀之乎但凡從靜坐讀書中討來識見議論便如望梅畫餅靠之饑食渴飲不得朱子曰李延平先生屏居山里結茅水竹之間謝絕世故四十餘年簞瓢屢空怡然自得

試觀孔子前有謝絕世故之道學乎

先生從羅仲素學講讀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何如而求所謂中者若是者蓋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真在乎是也

昔孔門固有講誦乃誦其所學講其所學如誦三代之禮講三代之禮以學禮誦樂章講樂器樂音樂理以學

存學編卷二

十一

樂未有專以講誦爲學者至於危坐終日以驗未發氣象爲求中之功尤孔子以前千聖百王所未聞也今宋家諸先生講讀之餘繼以靜坐更無別功遂知天下之大本真在乎是噫果天下之大本耶果天下之理無不自是出耶何孔門師弟之多事耶

先生資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純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於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閒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於事若無可否及其應酬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

先生之道德純備學術通明求之當時殆絕倫比然不求

知於世而亦未嘗輕以語人故上之人既莫之知而學者亦莫之識是以進不獲行於時退未及傳之於後而先生方且玩其所安樂者於畎畝之中悠然不知老之將至蓋所謂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先生庶幾焉

合二段觀之則延平先生真一孔子矣夫聞惡而信聞善而疑者小人也僕卽不肖何忍以小人自居乎但以唐虞三代之盛亦數百年而後出一大聖不過數人輔翼之若堯舜之得禹臯孔子之得顏曾直如彼其難而出必爲天地建平成之業處亦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或身教三千以成天下之材斷無有聖人而空

存學編卷二

七

生之者况秦漢後千餘年間氣數乖薄求如仲弓子路之輩不可多得何獨以偏缺微弱兄於契丹臣於金元之宋前之居汴也生三四堯孔六七禹顏後之南渡也又生三四堯孔六七禹顏而乃前有數聖賢上不見一扶危濟難之功下不見一可相可將之材兩手以二帝畀金以汴京與豫矣後有數十聖賢上不見一扶危濟難之功下不見一可相可將之材兩手以少帝付海以玉璽與元矣多聖多賢之世而乃如此乎噫

先生少年豪勇夜醉馳馬數里而歸後來養成徐緩雖行二三里路常委蛇緩步如從容室中也問先生如何養曰

先生只是潛養思索他涵養得自是別真所謂不爲事物所勝者

孔子但遇可憫可敬便勃然變色忽而久忽而速似爲事物所勝乃是聖人釋氏父子兄弟亦不動心可謂不爲事物所勝卻是異端

古人云終日無疾言遽色他真箇是如此尋常人叫一人一二聲不至則聲必厲先生叫之不至不加於前也尋常人去近處必徐行出遠處必行稍急先生出近處也如此出遠處亦只如此又如坐處壁間有字某每嘗亦須起頭一看若先生則不然方其坐固不看也若是欲看則必起

存學編卷二

六

就壁下看之其不爲事物所勝大率如此

行遠不加急叫人不至聲不加大坐處有字必不坐看天地間豈有此理乎莫謂可以速則速可以久則久之孔子不如此雖伯夷柳下惠亦斷非如此氣象

先生居處有常不作費力事

只不作費力事五字不惟贊延平將有宋一代大儒皆狀出矣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天下事皆吾儒分內事儒者不費力誰費力乎試觀吾夫子生知安行之聖自兒童嬉戲時卽習俎豆升降稍長卽多能鄙事旣成師望與諸弟子揖讓進退鼓瑟習歌羽籥干戚弓矢會

計一切涵養心性經濟生民者蓋無所不爲也及其周遊列國席不暇煖而輒遷其作費力事如此然布衣也周公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身爲上公者也而亦多材多藝吐哺握髮以接士制禮作樂以教民其一生存費力事又如此此所以身當國鈞開八百之祚於宗周其人材至末流猶堪爲五霸之用雖爲布衣布散三千人於天下維二百年之國脈其士風之塌壞猶足供七雄之用故曰儒者天地之元氣以其在上在下皆能造就人材以輔世澤民參贊化育故也若夫講讀著述以明理靜坐主敬以養性不肯作一費力事雖曰口

存學編卷二

七

談仁義稱述孔孟其與釋老之相去也者幾何

先生廳屋書室整齊瀟洒安物皆有常處其制行不異於人亦嘗爲任希純教授延入學作職事居常無甚異同類如也真得龜山法門

當斯世而身任教授焉得無甚異同乎又焉得以類如也爲德容乎其與龜山之混迹全塵一矣宜朱子稱爲真得龜山法門也

問先生所作李先生行狀云終日危坐以驗夫喜怒哀樂之前氣象爲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與伊川之說若不相似曰這處是舊日下的語太重今以伊川之語格之則其下

功夫處亦有些子偏只是被李先生靜得極了便自見得是有箇覺處不似別人今終日靜坐只是且收斂在此勝如奔馳若一向如此又似坐禪入定

看朱子前日所言絲毫未穩皆不難自駁倒若有人以不肖性辯及孔子教法進必豁然改悟恨吾生也晚不獲及門矣

靜極生覺是釋氏所謂至精至妙者而其實洞照萬象處皆是鏡花水月只可虛中玩弄光景若以之照臨折戴則不得也吾聞一管姓者與吾友汪魁楚之伯同學仙於泰山中止語三年汪之離家十七年其子往覓之

存學編卷二

三

管能預知以手畫字曰汪師今日有子來既而果然未幾其兄呼還則與鄉人同也吾遊北京遇一僧敬軒不識字坐禪數月能作詩既而出關則仍一無知人也蓋鏡中花水中月去鏡水則花月無有也即使其靜功綿延一生不息其光景愈妙虛幻愈深正如人終日不離鏡水玩弄其花月一生徒自欺一生而已何與於吾性廣大高明之體哉故予論明親有云明而未親即謂之明非大學之明也蓋無用之體不惟無真用並非真體也有宋諸先生吾固未敢量但以靜極有覺爲孔子學宗則斷不敢隨聲相和也

問延平先生何故驗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而求所謂中
曰只是要見氣象陳後之曰持守良久亦可見未發氣象
曰延平亦是此意又問此與楊氏於未發前體驗者異同
何如曰這箇亦有些病那體驗字是有箇思量了便是已
發若觀時恁著意看便是已發問此體驗是著意觀只恁
平常否曰此亦是以不觀觀之

觀此及前節則宋儒之不爲禪者鮮矣而方且攻人曰
近有假佛老之似以亂孔孟之真者愚謂充此段之意
乃是假佛老之真以亂孔孟之似耳

某舊見先生時說得無限道理也會去學禪先生云汝恁

存學編卷二

三

地懸空理會得許多面前事卻又理會不得道亦無奇妙
只在日用間著實用工夫處理會便自見得後來方曉得
他說故今日不至無理會耳

原來朱子亦曾學禪宜其濯洗不淨者自貽伊戚矣延
平謂之曰汝懸空理會許多面前卻理會不得理會面
前者惟周公孔子之道朱子自言不至無理會以今觀
之日用間還欠理會蓋二先生之所謂面前景較釋氏
之懸空而言耳若二先生得周孔而見之其所以告之
者必仍如李先生之告朱先生也

猗歟先生果自得師身世兩忘惟道是資精義造約窮深

極微凍解冰釋發於天機乾端坤倪鬼秘神彰風霆之變
日月之光爰暨山川草木昆蟲人倫之至王道之中一以
貫之其外無餘縷析毫差其分則殊體用渾全隱顯昭融
萬變並酬浮雲太空仁孝友弟灑落誠明清通和樂展也
大成婆娑邱林世莫我知優哉游哉卒歲以嬉

前資稟勁特二段已極推崇此祭文中寫狀尤極酣濃
不遺餘力延平雖賢恐未能當之昔吾寄書於友人任
熙字因其長刀筆事內有蕭曹之才兼慕孔孟之道二
語任答書云凡譽人失實卽是自己離道僕之鴛下輕
誣以蕭曹卽道兄須臾之離道予當時讀至此悚然若
魂飛驚愧無地自謂與任老相交得力於此書者不淺
也朱子何其見游揚諸公之明而推其師之侈也抑篤
服之切不覺其過情歟乃於靜坐之說亦明不以爲然
又可疑也

朱子曰胡文定曰豈有見理已明而不能處事者此語好
見理已明而不能處事者多矣有宋諸先生便謂還是
見理不明只教人明理孔子則只教人習事迨見理於
事則已徹上徹下矣此孔子之學與程朱之學所由分
也二論家語中明明記載豈可混哉

存學編卷三

博野顏元著

性理評

延平謂朱子曰渠所論難處皆是操戈入室須從源頭體認來所以好說話

從源頭體認宋儒之誤也故講說多而踐履少經濟事業則更少若宗孔子下學而上達則反是矣

渠初從謙開善處下功夫來故皆就裏面體認今既論難見儒者路脈極能指其差誤之處自見羅先生來未見有如此者

存學編卷三

一

朱子雖逃禪歸儒惜當時指其差誤猶有未盡處只以補填禮樂射御書數爲難謂待理會道理通透誠意正心後方理會此等便是差誤夫藝學古人自入歲後卽習行反以爲難道理通透誠意正心乃大學之純功反以爲易而先之斯不亦顛倒矣乎况舍置道理之材具心意之作用斷無真通透真誠正之理卽使強以其鏡花水月者命之爲通透誠正其後亦必不能理會六藝蓋有三故焉一者游思高遠自以爲道明德立不屑作瑣繁事一者略一講習卽謂已得未精而遽以爲精一者旣廢藝學則其理會道理誠意正心者必用靜坐讀

書之功且非猝時所能奏效及其壯衰已養成嬌脆之體矣烏能勞筋骨費氣力作六藝事哉吾嘗目擊而身嘗之知其爲害之鉅也吾友張石卿博極羣書自謂秦漢以降二千年書史殆無遺覽爲諸少年發書義至力竭偃息牀上喘息久之復起講力竭復偃息可謂勞之甚矣不惟有傷於己卒未見成起一才比其時欲學六藝何以堪也祁陽刁蒙吉致力於靜坐讀書之學晝誦夜思著書百卷遺精痰嗽無虛日將卒之三月前已出言無聲元氏一士子勤讀喪明吾與法乾年二三十又無諸公之博洽亦病無虛日雖今頗知憤恨期易轍而

存學編卷三

二

崇實亦惴惴恐其終不能勝任也况今天下兀坐書齋人無一不脆弱爲武士農夫所笑者此豈男子態乎差毫釐而謬千里不知誰爲之祟也噫

勉齋黃氏曰先生年十四慨然有求道之志博求之經傳徧交當世有識之士雖釋老之學亦必究其歸趣

今世爲學須不見一奇異之書但讀孔門所有經傳卽從之學其所學習其所習庶幾不遠於道雖程朱陸王諸先生語錄亦不可輕看否則鮮不以流之濁而誣其源之清也朱子少時因誤用功於釋老遂沾其氣味而吾五百年有功於聖道之大儒不能滌此岐途之穢豈

非宋元來學者之不幸哉

余細玩朱子語錄亦有恍悟性學本旨處但無如曾孟者從旁一指終不是判然出彼入此故糊糊塗塗又仍歸周程所說或曰悟學宗如是其難吾子天資猶夫人也而謂獨明孔子學宗吾滋惑矣予曰蓋有由也吾自弱冠遭家難頗志於學兼讀朱陸兩派語錄後以心疾無所得而萎塌至甲辰年三十得交王子助予遂專程朱之學乙巳丙午稍有日進之勢丁未就辛里館日與童子輩講課時文學遂退至戊申遭先恩祖妣大故哀毀廬中廢業幾年忽知予不宜承重哀稍殺既不讀書

存學編卷三

三

又不接人坐卧地炕猛一冷眼覺程朱氣質之說大不及孟子性善之旨因徐按其學原非孔子之舊是以不避朱季友之罪而有存性存學之說爲後二千年先儒救參雜之小失爲前二千年聖賢揭晦沒之本源倘非丁未廢歇戊申遭喪將日征月邁望程朱而思其不及又焉暇問其誤否哉

至若求道而過者病傳註誦習之煩以爲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不假修爲可以造道入德守虛靈之識而昧天理之真借儒者之言以文佛老之說學者利其簡便詆訾聖賢捐棄經典猖狂叫呶側辟固陋自以爲悟

此朱子極詆陸門之失處然由孔門觀之則除捐棄經典猖狂叫呶外其他失處恐亦朱門所不能盡免也

其於讀書也必使之辯其音釋正其章句玩其辭求其意研精覃思以究其所難平心易氣以聽其所自得然爲已務實辨別義利毋自欺謹慎獨之戒未嘗不三致意焉蓋亦欲學者窮理反身而持之以敬也從遊之士迭誦所習以質其疑意有未喻則委曲告之而未嘗倦問有未切則反覆誡之而未嘗隱務學篤則喜見於言進道難則憂形於色講論經典商略古今率至夜半雖疾病支離諸生問辯則脫然沈疴之去體一日不講學則惕然常以爲憂握

存學編卷三

四

衣而來遠自川蜀文辭之傳流及海外

可惜先生苦心苦功此半幅述之悉矣試問如孔門七十子者成就幾人天下被治平者幾世明行吾道而異端頓熄者幾分我夫子承周末文勝之際洞見道之不興不在文之不詳而在實之不修奮筆刪定繁文存今所有經書取足以明道而學教專在六藝務期實用其與端木言卜諸子以下最少言語至於天道性命之言尤少是以學者用功省而成就多五季之世武臣司政詩書高閣至宋而周程諸儒出掀精抉奧鼓動一時自謂快事惟安定胡先生獨知救弊之道在實學不在空

言其主教太學也立經義治事齋可謂深契孔子之心矣晦菴先生所宜救正程門末流之失而獨宗孔子之經典以六藝及兵農水火錢穀工虞之類訓迪門人使通儒濟濟澤被蒼生佛老熄滅乃其能事也而區區章句如此謂之何哉

至若天文地志律歷兵機亦皆洞究淵微文詞字畫騷人
才士疲精竭神嘗病其難至先生未嘗用意而亦皆動中
規繩可爲世法

天文地志律歷兵機數者若洞究淵微皆須日夜講習
之力數年歷驗之功非比理會文字可坐而獲也先生

存學編卷三

五

既得其淵微奈何門人錄記言行之詳未見其爲如何
用功也况語及國勢之不振感慨以至泣下亦悲憤之
至矣則當時所急孰有過於兵機者乎正宜誘掖及門
成就數士使得如子路再有樊遲者相與共事則楚囚
對泣之態可免矣乃其居恆傳心靜坐主敬之外無餘
理日燭勤勞解書修史之外無餘功在朝蒞政正心誠
意之外無餘言以致乘肩輿而出輕浮之子遮路而進
厭聞之諂雖未當要路而歷仕四朝在外九考立朝四
旬其所建白可概見也莫謂孔孟之暫效魯滕可如子
游子賤子路之宰邑光景否故三代聖賢躬行政績多

實徵近今道學學問德行多虛語則所謂天文地志律
歷兵機洞究淵微者恐亦是作文字理會而已

先生出而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
天昭晰呈露

揚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韓子
駁之云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聖賢不得位空言無
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尙知宗孔氏崇仁
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壞爛所謂存什
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夫孟子闢楊墨而楊墨果
熄尊孔氏而孔氏果尊崇仁義貴王賤霸而仁義果崇

存學編卷三

六

王果貴霸果賤至大經大法如班爵班祿井田學校王
道所必舉者明則明行則行非後世空言之比正子貢
所稱賢者識其大者子雲贊之一語頗易文公議之今
朱子出而氣質之性參雜於荀揚靜坐之學出入於佛
老訓詁繁於西漢標榜溢於東京禮樂之不明自若也
王道之不舉自若也人材之不興自若也佛道之日昌
而日熾自若也實學不明言雖精書雖備於世何功於
道何補然賴其講解朝廷猶以四書五經取士周孔之
文不至盡沒有志於學者承襲其迹以主敬靜坐求道
不至盡奉釋道名號與二家鼎峙而已若問自周以來

聖賢相傳之道則絕傳久矣黃氏遽謂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豈惟不足俟聖人於百世恐後世有文人之雄如韓子者亦不免其議也

果齋李氏曰先生之道之至原其所以臻斯域者無他焉亦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敬者又貫通乎三者之間所以成始而成終也故其主敬也

云內則無二無適寂然不動外則儼然肅然若對神明

云其窮理也 云字求其訓句索其旨 云始以熟讀

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自表而達裏自流而遡源索其精微若別黑白辨其

存學編卷三

七

節目若數一二 云而後爲有得焉若乃立論以驅率聖

言鑿說以妄求新意或援引以相糾紛或假借以相混惑

云以爲學者之大病不痛絕乎此則終無入德之期蓋

自孔孟以降千五百年之間讀書者衆矣未有窮理若此

其精者也 云及其理明義精養深積盛充而爲德行發

而爲事業 云入而事君則必思堯舜其君出以治民則

必以堯舜其民

李氏此贊體用兼該矣僕不必詳辯但願學者取朱子

之主敬窮理與孔門一質對取朱子之事業與堯舜

質對則其學宗之稍異判然矣總之於有宋諸先生非

敢苛求但以甯使天下無學不可有參雜佛老章句之
學甯使百世無聖不可有將就冒認標榜之聖庶幾學
則真學聖則真聖云爾

言論風旨之所傳政教條令之所布皆可爲世法而其考
諸先聖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者則以訂正羣書立爲準則使學者有所依據循守以入
堯舜之道此其勲烈之尤彰明盛大者

考諸先聖而不謬等語何其大而乃歸之訂正羣書乎
夫朱子所以盡力於此與當時後世所以篤服於此者
皆以孔子刪述故也不知孔子是學成內聖外王之德

存學編卷三

八

教成一班治世之材魯人不能用又不能薦之周天子
乃出而周遊周遊是學教後不得已處及將老而道不
行乃歸魯刪述以傳世刪述又周遊後不得已處戰國
說客置學教而學周遊是不知孔子之周遊爲孔子之
不得已也宋儒又置學教及行道當時而自幼壯卽學
刪述教弟子亦不過是雖講究禮樂亦只欲著書垂世
不是欲於吾身親見之是又不知孔子之刪述爲孔子
之尤不得已也况孔子之刪述是刪去繁亂而僅取足
以明道正恐後人馳逐虛繁失其實際也宋儒乃多爲
註解遞相增益不幾決孔子之隄防而導汎濫之流乎

此書之所以益盛而道之所以益衰也

先生蒐輯先儒之說而斷以己意彙別區分文從字順妙得聖人之本旨昭示斯道之標的又使學者先讀大學以立其規模次及語孟以盡其蘊奧而後會其歸於中庸尺度權衡之既定由是以窮諸經訂羣史以及百氏之書則將無理之不可精無事之不可處矣

先生昭明書旨備勞心力然所明只是書旨未可謂得吾身之道也蓋四書諸經羣史百氏之書所載者原是窮理之文處事之道然但以讀經史訂羣書爲窮理處事以求道之功則相隔千里以讀經史訂羣書爲卽窮

存學編卷二

九

理處事曰道在是焉則相隔萬里矣茲李氏以先生解書得聖人之本旨遂謂示斯道之標的以先生使學者讀書有序遂謂將無理不可精無事不可處噫宋元來效先生之彙別區分妙得聖人之本旨者不已十餘人乎遵先生讀書之序先大學次語孟次中庸次窮諸經訂羣史以及百氏不已家家吾伊戶戶講究乎而果無理不可精無事不可處否也譬之學琴然詩書猶琴譜也爛熟琴譜講解分明可謂學琴乎故曰以講讀爲求道之功相隔千里也更有一妄人指琴譜曰是卽琴也辯音律協聲韻理性情通神明此物此事也譜果琴乎

故曰以書爲道相隔萬里也千里萬里何言之遠也亦譬之學琴然歌得其調撫嫻其指絃求中音徵求中節聲求協律是謂之學琴矣未爲習琴也手隨心音隨手清濁疾徐有常規鼓有常功奏有常樂是之謂習琴矣未爲能琴也絃器可手製也音律可耳審也詩歌惟其所欲也心與手忘手與絃忘私欲不作於心太和常在於室感應陰陽化物達天於是乎命之曰能琴今手不彈心不會但以講讀琴譜爲學琴是渡河而望江也故曰千里也今日不覩耳不聞但以譜爲琴是指薊北而談雲南也故曰萬里也

存學編卷三

十

洙泗以還博文約禮兩極其至者先生一人而已

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乃孔門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之實功明德親民百世不易之成法也但孔門曰博文約禮程朱亦曰博文約禮此殊令人不敢辯然實有不待辯而判如者孔門之博學學禮學樂學射學御學書數以至易書莫不曰學也周南召南曰爲也言學言爲旣非後世讀講所可混禮樂射御書數又非後世章句所可託况於及門之所稱贊當時之所推服師弟之所商榷若多學而識不試故藝博學而無所成名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文不在茲游於藝如或知爾可使從政諸章皆

可按也此孔門之文孔門之學也程朱之文程朱之博學則李氏已詳言之不必贅矣孔門之約禮大而冠婚喪祭宗廟會同小而飲食起居衣服男女問老聃習大樹下公西子曲禮精熟夫子遜其能可謂禮聖言曾諸賢纖微必謹以此約身卽以此約心出卽以此約天下故曰齊之以禮此千聖體道之作用百世入道之實功故中庸大聖人之道至於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序君子之功備著尊德性道問學而其中直指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且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顯是以三千三百爲至道倘外此而別有率性別有篤恭子思亦得罪聖門也

存學編卷二

二

矣此孔門之禮孔門之約也程朱之約禮則惟曰內而無二無適寂然不動外而儼然肅然若對神明而已其博約極至與否未敢易言願學者先辨其文與禮焉可也

朱子言自周衰教失禮樂養德之具一切盡廢所以維持人心者惟有書則宜追求其一切養德之具而亟亟與同人講習之以經書爲佐證可也而乃惟孜孜攻苦於書其餘不甚重焉且李氏亦知春秋時患在諸書煩亂而禮樂散亡孔子刪定爲萬世道德之宗乃朱子適丁文墨浩繁之時而不能刪削其煩亂反從而訓之增

之何也夫朱子之所欲學者孔子也而顧未得孔子之心未盡合孔子學教之法吾爲五百年之士子惜其不得爲曾孟爲五百年之世道惜其不得爲殷周爲五百年之生民惜其不得蒙教養故深惜朱子之未得爲孔子也

吳氏曰先生經史子集之餘雖記錄雜說舉輒成誦

經史子集已惜其過用精神况記錄雜說乎

北溪陳氏曰先生道巍而德尊義精而仁熟立言平正溫潤清巧的實

云

辭約而理盡旨明而味深而其心度澄

朗瑩無渣滓工夫縝密渾無隙漏尤可想見於辭氣間故

存學編卷三

三

孔孟周程之道至先生而益明所謂主盟斯世獨先生一人而已

試觀道巍德尊義精仁熟二語雖孔子不是過而下面

實指處卻只是立言之辭約理盡旨明味深而已言其

心度澄朗工夫縝密亦不外於辭氣想見之蓋朱子身

分原是如此黃李吳陳諸公亦但能於虛字間崇獎不

能於實際上增潤及總贊主盟斯世一語尤是不覺道

出本色蓋王者不作五霸疊興相繼主盟假仁義以明

王章聖賢亦不得已而取之故孔子曰桓公九合諸侯

一匡天下孟子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秦漢而降

聖人 不生揚韓王周程朱陸薛王馮高諸子相繼疊興
主盟儒壇闡詩書以明聖道天下靡然向風自好之士
多出其內故五霸者實德未修雖天下服之而不敢帝
不敢王名之曰霸而已諸儒者實學未至雖天下宗之
而不敢聖不敢賢渾之曰儒而已其身分正同迄今大
儒相繼登壇於東林者猶皆稱主盟其取義確矣

鶴山魏氏曰國朝之盛大儒輩出聲應氣求若合符節曰
極曰誠曰仁曰道曰忠曰恕曰性命曰氣質曰天理人欲
曰陰陽鬼神若此等類凡皆聖門講學之樞要而千數百
年習浮腫陋莫知其說者至是脫然若沈疴之間大寐之

存學編卷三

三

醒至於朱文公先生始以彊志博見凌高厲空自受學延
平李先生過然如將弗勝於是斂華就實反博歸約迨其
蓄久而思渾資深而行熟則貫精粗合內外羣獻之精蘊
百家之異指毫分縷析如示諸掌張宣公呂成公同心協
力以閑先聖之道而僅及中身論述靡定惟先生巍然獨
存中更學禁自信益篤蓋自易詩中庸大學論語孟子悉
爲之推明演繹以至三禮孝經下迨屈韓之文周程張邵
之書司馬氏之史先正之言行亦各爲之論著然後帝王
經世之規聖賢新民之學燦然中興

天命陰陽鬼神等僕之愚未足與議但以大半屬聖人

所罕言不語者而必毫分縷析如示諸掌何爲也哉至於推明古人之經書論著先正之前言往行此自吾儒學成後餘事學成矣則用於世以行之如不用於世亦可完吾性分以還天地不著述可也觀其時果有大理未明大害未除不得已而有所著述以望後世之明之除之亦可也若文人之文書生之書解之論之則不必矣乃今以此等推演論著之既明遂爲帝王經世之規聖賢新民之學燦然中興不其誣歟無實功於道統旣不免堯舜孔孟在天者之歎息又無實徵於身世豈能服當日之人心乎徒以空言相推駕一世之上而動擬

存學編卷三

十四

帝王聖賢此僞學之名所從來也僕嘗妄議宋代諸先儒明末諸君子使生唐虞三代之世其學問氣節必更別若只如此恐亦不免僞學之禁門黨之誅也但宋明朝廷旣無真將相草野旣無真學術則正宜用稱說詩書標榜清流者撐持其衰運不宜誅之禁之以自速其敗亡也要之似龍骨馬司國柄者不可廢崇儒重道之典而悲天憫人儒者宜存返己自罪之心故天下有弑君之臣殺父之子無與於孔子也而孔子懼天下有無父之墨無君之楊非孟子爲之也而孟子懼蓋儒者之憫天下而厚自責如此况真失學宗以誤斯人則近代

之禍吾儒焉得辭其責哉

朱子曰敬夫高明他將謂人都似他纔一說時便更不問人曉會與否且要說盡他箇故他門人敏底祇學得他說話若資質不逮依舊無著摸某則性鈍讀書極是辛苦故尋常與人言多不敢爲高遠之論蓋爲是身曾親經歷過故不敢以是責人耳學記曰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今教者之病多是如此

朱子與南軒一派師友原只是說話讀書度日較王何清談頗用力於身心較韓歐文字猶規規於理性白蘇詩酒旣不能做其矜持佛老空虛又全不及其讀講真

存學編卷三

五

三代後近於儒之學澆薄氣運中不易得之豪傑也然而身分如此無能強增故推獎處或襯貼以聖賢道統躬行經濟之語至其比長競短敘實指事或推人或自見則皆在言詞讀作之中而無他也且其病南軒者恐亦朱子所以自狀但其爲失有淺深遂自以爲得中耳愚嘗上書刁文孝其答書亦不問人之疑與否只自己說盡想刁公亦非矜情自見蓋素日所學原是說話作文更無他物與人耳况講讀之學教卽循循有序亦與學記之言時孫者不全夫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所謂不學操縵不能安絃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

雜服不能安禮不興其藝不能樂學苟躁速引進而不顧其安是教人躐等而不誠也不時不孫也故法乾上會謂其子九數已熟甚悅予曰且勿令知有乘歸法使之小息得一受用方可再進正此意也學者觀孟子深造之以道教者必以規矩諸章豈誦讀講說之學所可託哉

南軒伯恭之學皆疎略

云

伯恭說道理與作爲自是兩

件事如云仁義道德與度數刑名介然爲兩途不可相通朱子說禮樂射御書數補填難且理會道理詩書非是看道理詩書與禮樂射御書數介然爲兩途乎只是不

存學編卷三

三

肯說明耳古人云不知其人視其友觀此益信

東萊自不合做這大事記他那時自感疾了一日要做一年若不死自漢武至五季只千來年他三年自可了此文字人多云其解題煞有工夫其實他當初作題目卻煞有工夫只一句要包括一段意解題只現成檢令諸生寫伯恭病後旣免人事應接免出做官若不死大段做得文字可惜一派師友都是以作文字度日死生以之

朱子於南軒伯恭皆不諱其短交友之和而不同如此豈惡聞異己之言哉至今仕學皆先立黨此所以道愈微世愈衰

問子靜不喜人論性曰怕只是自己理會不會分曉怕人問難又長大了不肯與人商量故一截截斷然學而不論性不知所學何事

不喜人論性未爲不是但少下學耳朱子好論性又教人商量性謂卽此是學則誤矣故陸子對語時每不與說者中不取也不取朱子而不思我所見果是何以不能服此友也朱子此等貶斥尤不取陸子不取陸子而亦不思我所言果是何以不能服此友也子曰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兩先生豈未用此功歟

子靜之學看他千般萬般病只在不知有氣稟之雜

存學編卷三

七

朱子之學全不覺其病只由不知氣稟之善以爲學可不自六藝入正不知六藝卽氣質之作用所以踐形而盡性者也

子靜說話常是兩頭明中間暗是如何曰是他那不說破處他所以不說破便是禪家所謂鴛鴦繡出從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禪家自愛如此

禪家無鴛鴦也不繡鴛鴦焉得鴛鴦與人看

子靜說良知良能四端等處且成片段似經語不可謂不是但說人便能如此不假修爲存養此卻不得譬如旅寓之人自家不能送他還鄉但與說云你自有田有屋大段

快樂何不便回去那人既無資送如何便回去又如脾胃受傷不能飲食之人卻硬將飯將肉塞入他口不問他喫得喫不得若是一頓便理會的亦豈不好然非生知安行者豈有此理便是生知安行也須要學大抵子思說率性孟子說存心養性大段說破夫子更不會說只說孝弟忠信篤敬蓋能如此則道理便在其中矣

陸子說良知良能人便能如此不假修爲存養非是言不用修爲存養乃認孟子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二句稍呆又不足朱子之誦讀訓詁故立言過激卒致朱子輕之蓋先立其大原是根本而維持壅培之

存學編卷二

六

無具大亦豈易言立也朱子旅寓人傷脾胃人二喻誠中陸子之病但又是手持路程本當資送口說健脾和胃方當開胃進食卽是終年持說依然旅寓者不能回鄉傷脾胃者不能下咽也此所以亦爲陸子所笑而學宗遂不歸一矣豈若周公孔子三物之學真旅寓者之候糧車馬傷脾胃者之參朮縮砂也哉

既知夫子不說破前乃譏陸子不說破是禪家自愛何也

子靜之說無定大抵他只是要拗

細檢之講學先生多是拗只有多少耳吾儒之道有一

定不易之理何用拗只因實學既失二千年來只在口頭取勝紙上爭長此拗之所從來也

問象山道當下便是曰看聖賢教人曾有此等語無聖人教人皆從平實地做去云又平時告弟子也須道是學而時習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聖賢教人原無象山當下便是等語試看聖賢可曾有先生之學否學而時習之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孔門是學靜坐訓解否

但有聖賢之言可以引路

有聖賢之言可以引路今乃不走路只效聖賢言便當

存學編卷三

九

走路每代引路之言增而愈多卒之蕩蕩周道上鮮見

其人也詩云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此之謂矣

因說子靜云這箇只爭些子才差了便如此他只是差過了更有一項卻是不及若是過底拗轉來卻好不及底趨向上去便好只緣他纔高了便不肯下纔不及了便不肯向上過的便道只是就過裏面求箇中不及的也道只就不及裏面求箇中初間只差了些子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又曰某看近日學問高者便說做天地之外去卑者便只管陷溺高者必入於佛老卑者必入於管商定是如此定是如此

看朱子歎息他人真是自以爲中居之不疑矣若以孔門相較朱子知行竟判爲兩途知似過行似不及其實行不及知亦不及又歎近日學者高入佛老卑入管商愚以爲當時設有真佛老必更歎朱子之講讀訓解爲耗神粗跡有真管商必更歎朱子之靜坐主敬爲寂守無用恐不能出其上而令兩項人受憐也若吾夫子中庸之道舉其心性可以使釋道哭言其作用可以使管商慚儻朱子而幸遊其門見其天高地厚又豈敢遽自以爲是乎不得孔子而師顏曾而友此朱子之大不幸也

存學編卷三

三

陸氏會說其精神亦能感發人一時被他聳動底亦便清明只是虛更無底箠思而不學則殆正爲無底箠便危殆也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有階梯而進不患不到今其徒往往進時甚銳然其退亦速纔到退時便如墜千仞之淵

朱子指陸門流弊處亦所以自狀但朱子會說又加會解會著是以聳動愈多頗有底箠或問讀講著述雖是靠書本然畢竟經傳是把柄故頗有底箠否子曰亦是讀講經書身心有所依據不至縱放但亦耗費有用精神不如陸王精神不損臨事尙有用也吾所謂頗有底

簞者蓋如講著此一書若全不依此書行不惟無以服
人已心亦難以安故必略有所行此處稍有簞底只因
原以講解爲學而以行爲襯貼終不免掛一漏二卽所
行者亦不純熟不如學而時習用全副精神身心道藝
一滾加功進銳不得亦退速不得卽此爲學卽此爲行
卽此爲教舉而措之卽此爲治真堯舜宗子文周功臣
萬世聖賢之規矩也雖聰明如顏賜焉得不歎循循善
誘欲罷不能也哉焉得不初疑爲多學而識後乃歎性
天不可聞也哉雖退怯如冉求安得不悅之而終成其
藝也哉儻入程朱之門七十子皆流於禪林二千九百

存學編卷三

三

人皆習爲訓詁矣嗚呼吾安得一聖門徒衆之末而師
之也哉或問宋儒掛一漏二所行不熟何處見予曰如
朱子著家禮一書家中亦行禮至斬喪墨衰出入則半
禮半俗旣廢正祭乃又於俗節墨衰行事此皆失周公
本意至於婦人便不與著喪服杖經之制祭時婦人亦
不辦祭殺至求一監視而亦若不得者此何說乎商人
尙音周人尙臭皆窮究陰陽之祕祭祀之要典也諸儒
語錄講薰蒿悽愴等語亦痛切似知鬼神情狀者至於
集禮乃將笙磬脂脍等皆削去之如此類不可勝述不
可見哉

邵菴虞氏曰孟子沒千五百年而周子出河南兩程夫子
云程門學者篤信師說各有所奮力以張皇斯道奈何
世運衰微民生寡佑而亂亡隨之矣悲夫

許多聖賢張皇斯道下卻繼之曰而亂亡隨之矣是何
緣故何其言而不思如此

草廬吳先生繼許文正公爲祭酒六館諸生以次授業書
退堂後寓舍則執經者隨而問業先生懇懇循循其言明
白痛切因其才質之高下聞見之淺深而開道誘掖之

云一時皆有所觀感而興起矣嘗與人曰天生豪傑之士
不數也夫所謂豪傑之士以其知之過人度越一世而超

存學編卷三

三

出等夷也戰國之時孔子之徒黨盡矣充塞仁義若楊墨
之徒又滔滔也而孟子生乎其時云真豪傑之士哉至
於周程張邵一時迭出非豪傑孰能與於斯又百年子朱
子集諸子之大成則中興之豪傑也以紹朱子之統自任
者果有其人乎

懇懇循循講論不倦每至夜半且寒暑不廢其功可謂
勤且苦矣果有益於世乎果成起一班人材乎至其自
負亦不過知之過人度越一世而已朱子曰此道不接
生盡死理會終不解是其立志成功已不過如此但朱
子眼頗高不肯明以自任元儒識更下故直出口而不

覺不足異也所可異者所見既小而以爲孟子亦只如此則亦淺之乎言豪傑易言道統矣

存學編卷三終

存學編卷三

三

存學編卷四

博野顏元著

性理評

程子曰古人雖胎教與保傅之教猶勝今日庠序鄉黨之教古人自幼學耳目游處所見皆善至長而不見異物故易以成就今日自少所見皆不善纔能言便習穢惡日日鏤銷更有甚天理

既知少時缺習善之功長時又習於穢惡則爲學之要在變化其習染而乃云變化氣質何也

勿謂小兒無記性所歷事皆能不忘

存學編卷四

所歷事皆不忘乃不教之歷事何也

如養犬者不欲其升堂則時其升堂而扑之若既扑其升堂又復食之於堂則使孰從雖日撻而求其不升不可得也養異類且然而况人乎故養正者聖人也

先生倡明道學病天下之空寂而尙浮文也乃廢周公孔子六藝而貴靜坐讀書不幾扑其升堂又食於堂乎雖日撻而求其不空寂浮文何可得也養正之功或不若是

朱子曰古者初年入小學只是教之以事如禮樂射御書數及孝弟忠信之事自十六七入大學然後教之以理如

致知格物及所以爲孝弟忠信者

旣言此何不學古人而身見之要之孔門稱古昔程朱兩門亦稱古昔其所以稱者則不同也孔門是身作古人故曰吾從周二先生是讓與古人故曰是難孔門講禮樂程朱兩門亦講禮樂其所以講者則不同也孔門是欲當前能此故曰禮樂君子不斯須去身二先生是僅欲人知有此故曰姑使知之

古人自入小學時已自知許多事了至入大學時只要做此功夫今人全未曾知古人只去心上理會至於治天下皆自心中流出今人只去事上理會

存學編卷四

二

朱子歎人全未曾知恐朱子亦未知之如渴飲饑食如所云古人入小學已知許多事入大學只做此功何其真切也而下文古人心上理會今人事上理會之語又與上文自相混亂矣

古人便都從小學中學了所以大來都不費力如禮樂射御書數大綱都學了及至長大也更不大段學便只理會致知窮理功夫而今自小失了要補填實是難但須莊敬篤實立其基本逐事逐物理會道理待此通透意誠心正了就切身處理會旋旋去理會禮樂射御書數也是合當理會的皆是切用但不先就切身處理會道理便教考究

得些禮文制度又千自家身已甚事

要補填三字見之大快下卻云難是朱子學教之誤其初只是畏難而苟安

古人小學教之以事便自養得心不知不覺自好了到得漸長漸更歷通達事物將無所不能今人既無本領只去理會許多閒骨董百方措置思索反以害心

既如此何故說上段話可怪可怪

古人自能食能言便已教了一歲有一歲工夫到二十時聖人資質已自有二三分

此周公以人治人使天下共盡其性之道所以聖賢接

存學編卷四

三

鍾太和在成周宇宙間者也朱子知之而不學之豈不可惜然愚於此二段深幸存學之不獲罪於朱子矣

如今全失了小學工夫只得教人且把敬爲主收斂身心卻方可下工夫或云敬當不得小學某看來小學卻未當得敬

敬字字面好看卻是隱壞於禪學處古人教灑掃卽灑掃主敬教應對進退卽應對進退主敬教禮樂射御書數卽度數音律審固磬控點畫乘除莫不主敬故曰執事敬故曰敬其事故曰行篤敬皆身心一致加功無往非敬也若將古人成法皆舍置專向靜坐收攝徐行緩

語虛言主敬乃是以吾儒虛字面做釋氏實工夫去道遠矣或云敬當不得小學真朱子益友惜其未能受善也

嘗訓其子曰起居坐立務要端莊不可傾倚恐至昏怠出入趨步務要凝重不可僿輕以害德性以謙遜自牧以和敬待人凡事切須謹飭無故不須出入少說閒話恐廢光陰勿看雜書恐分精力早晚頻自檢點所習之業每旬休日將一旬內書溫習數過勿令心少有佚放則自然漸近道理講習易明矣

先生爲學得力處備見訓子一書故詳錄之充此氣象

存學編卷四

四

原有非俗儒文士所可及者然孔門學者果如斯而已乎是在有志實學者自辨之

問小學載樂一段不知今日能用得否曰姑使知之古人自小卽以樂教之乃是人執手提誨到得大來涵養已就稍能自立便可今人旣無此非志大有所立因何得成立孟子曰我知言蓋言者心聲也故一言而覘其終身不可掩也况朱子大儒亦不自掩固昭然可見者如人問小學載樂不知今日能用之否何不答曰書上所有都是要用不用載之何爲而乃曰姑使知之然則平日講學亦不過使人知之而已亦不過使人謂我知之而已

因論小學曰古者教必以樂後世不復然問此是作樂使之聽或其自作曰自作若自理會不得人作何益古者國君備樂士無故不去琴瑟日用之物無時不備於前

言之親切如此只不肯自做主意作後世引路人不作前聖接迹人豈知歷代相接都作引路人哉此人人說引路之言而聖人之正路益荒也

前賢之言都是佩服躬行方始有功不可只如此說過不濟事

不知是自悔語是責人語但將博學之改爲博讀書博作文便不似聖門佩服躬行舊傳受

存學編卷四

五

朱子數則知之真矣而不行何哉

東萊呂氏曰教小兒先以恭謹不輕忽不蠲等讀書乃餘事

佳

先生輩何爲只作餘事

臨川吳氏曰古之教者子能食而教之食子能言而教之言欲其有別也而教之異處欲其有讓也而教之後長因其良知良能而導之而未及乎讀誦也教之數教之方教之日與夫學書計學幼儀則既辨名物矣而亦非事乎讀誦也弟子之職曰孝曰弟曰謹曰信曰愛曰親行之有餘

力而後學文今世童子甫能言不過教以讀誦而已其視古人之教何如也

草廬敘古教法兩言非事讀誦又曰今世童子不過教以讀誦而已其視古人之教何如也其言一若甚厭夫讀誦之習者五季之餘武臣司政民久不見儒生之治世人不聞詩書之聲積廢之極而氣數一返周程張朱適逢其會以誦讀詩書講解義理爲倡又粗文以道德之行真不啻周公孔子復出矣此所以一樹赤幟而四海望之一登高呼而數世應之嗚呼盛哉而流不可返壞不可救之禍實伏於此吳氏亦猶行宋儒之道者而

存學編卷四

六

出言不覺至是蓋誦讀之焰已燬而舉世罔覺又不露其幾也而吾所甚懼正在此幾也文盛之極則必衰文衰之返則有二一是文衰而返於實則天下厭文之心必轉而爲喜實之心乾坤蒙其福矣達而在上則爲三代卽窮而在下如周末文衰孔子轉之以實雖救之未獲全勝猶稍延二百年吾儒之脈不然焚阮之禍豈待秦政之時哉一是文衰而返於野則天下厭文之心必激而爲滅文之念吾儒與斯民淪胥以亡矣如有宋程朱黨僞之禁天啟時東林之逮獄崇禎末獻忠之焚殺恐猶未已其禍也而今不知此幾之何向也易曰

知幾其神乎余曰知幾其懼乎

程子曰解義理若一向靠書冊何由得居之安資之深不
惟自誤兼亦誤人

真語

古之學者優柔饜飫有先後次序今之學者卻只做一場
話說務高而已

知及此矣其教及門乃亦未見古人先後次序不又作
話說一場而已哉

今之學者往往以游夏爲小不足學然游夏一言一事卻
總是實

存學編卷四

七

程子雖失聖門成法而胸中所見猶實故其言如此朱
子去此則又遠矣

問如何學可謂有得曰大凡學問聞之知之皆不爲得得
者須默識心通學者欲有所得須是誠意燭理

程朱言學至肯綮處若特避六藝六府之學者何也如
此段言聞之知之皆不爲得可謂透宗語矣下何不云
得者須履中蹈和躬習實踐深造以六藝之道乃自得
之也乃云須默識心通不仍是知之乎

進學莫大於致知養心莫大於理義古人所養處多若聲
音以養其耳舞蹈以養其血脈今人都無只有義理之養

人又不知求

學之患莫大於以理義讓古人做程朱動言古人如何如何今人都無不思我行之卽有矣雖古制不獲盡傳只今日可得而知者盡習行之亦自足以養人况因偏求全卽小推大古制亦無不可追者乎若只憑口中所談紙上所見心內所思之理義養人恐養之不深且固也

學貴乎成旣成矣將以行之也學而不能成其業用而不能行其學則非學矣

程子論學頗實然未行其言也夫教者之身卽所以教

存學編卷四

八

也其首傳所教者卽教者之身也試觀程門學成其業乎用行其學乎孔子攝相而魯治冉樊爲將而齊北二程在朝而未不加治龜山就徵而金人入汴謂之學成用行吾不信也

今之學者有三弊溺於文辭牽於訓詁惑於異端苟無此三者則必求歸於聖人之道矣

可歎三弊誤此乾坤先生濯洗亦未甚淨故其流遠而益差也向嘗謂程朱與孔孟各是一家細勘之程與朱亦各是一家

張子曰在始學者得一義須固執從粗入精也又曰若始

求甚深恐自茲愈遠又曰但掃拂去舊日所爲使動作皆合於禮

張子以禮爲重習而行之以爲教便加宋儒一等

既學而有先以功業爲意者於學便相害既有意便穿鑿創意作起事也德未成而先以功業爲事是代大匠斲希不傷手也

所學既失其宗又將古人成法說壞試觀大學之道纔言明德卽言親民焉得云無意於功業且入學卽是要作大匠烏得謂之代大匠斲僕教幼學道藝或阻之曰不可今世不如此予曰但抱書入學便是作轉世人不

存學編卷四

九

是作世轉人但不可有者躁進干祿非位謀政之心耳上蔡謝氏曰學須是熟講學不講用盡工夫只是舊時人學之不講是吾憂也仁亦在夫熟而已

子云學之不講是博學矣又當審問慎思明辨以講之若非已學將執何者以講乎今徒講而不學誤矣

顏子工夫真百世規範舍是更無入路無住宅

極是

龜山楊氏曰今之學者只爲不知爲學之方又不知學成要何用此事體大須是曾著力來方知不易夫學者學聖賢之所爲也

云若是要博通古今爲文章作忠信愿

慤不爲非義之士而已則古來如此等人不少然以爲聞道則不可且如東漢之袁處士逸人與名節之士有聞當世者多矣觀其作處責之以古聖賢之道則略無毫髮彷彿相似何也以彼於道初無所聞故也今時學者平居則曰吾當爲古人之所爲纔有一事到手便措置不得蓋其學以博通古今爲文章或志於忠信愿慤不爲非義而已不知須是聞道

諸先生自負聞道矣愚以爲責之以古聖賢之道亦未盡彷彿也卽如先生當汴京垂亡之際輕身一出其所措置徒見削奪荆公配饗說道學話而已

存學編卷四

十

驗之於心而不然施之於行事而不順則非所謂經義今之治經者爲無用之文徼倖科名而已果何益哉

僕謂爲學者與此較則陋矣何不與堯舜伊周孔孟較學而不求諸孔孟之言亦末矣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多識自不可廢博學乃只多讀書乎

顏淵請問其目學也請事斯語則習矣學而不習徒學也譬之學射而至於彀則知所學矣若夫承槌而目不瞬貫蝨而縣不絕由是而求盡其妙非習不能也

顏子請問亦仍是問未可謂之學請事斯語學也欲罷

不能進而不止乃習矣龜山一字之誤未爲甚差但說學必宜習之理最透而未見其習者無他習其所習非孔門所謂習也

延平李氏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真有所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久久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耳

試觀孔孟曾有靜坐澄心體認天理等語否然吾亦非謂全屏此功也若不失周孔六藝之學卽用此功於無事時亦無妨但專用力於此以爲學問根本而又以講說爲枝葉則全誤矣

存學編卷四

十一

孔門諸子羣居終日交相磋切又得夫子爲之依歸日用之間觀感而化者多矣恐於融釋而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不然子貢何以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耶

何不思孔門羣居終日是作何事何不思性天不可聞是何主意乃動思過子貢以上耶以孔子之道律之恐有宋諸先生不免爲智者過之一流

朱子曰今之爲學甚難緣小學無人習得如今卻是從頭起古人於小學小事中便皆存箇大學大事得道理在大學只是推將開闢去向來小時做得道理存其中正似一

箇坯素相似

余謂何難之有只不爲耳卽將藝之小者令子弟之幼者習之藝之大者令子弟之長者習之此是整飭身體涵養性情實務正心誠意非精府修事和非粗乃諸先生只懸空說存養而不躬習其事卻說難卻說今日小學全失無人習如此而言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皆虛而無據矣然則豈惟小學廢大學不亦亡乎而乃集小學也註大學也何爲也哉

讀書如煉丹初時烈火煅熬然後漸漸慢火養又如煮物初時烈火煮了卻須慢火養讀書初勤敏著力子細窮究後來卻須緩緩溫尋反復玩味道理自出又不得貪多欲速直須要熟工夫自熟中出

存學編卷四

十一

朱子論學只是論讀書但他處多入理會道理窮理致知等字面不肯如此分明說試看此處直言之如此十分精彩十分有味蓋由其得力全在此也夫讀書乃學中之一事何爲全副精神用在簡策乎

學者只是不爲己故日間此心安頓在義理上時少安頓在閒事上時多於義理卻生於閒事卻熟

只因廢失六藝無以習熟義理不由人不習熟閒事也今若一復孔門之舊不惟好色好貨一切私欲無從參

博奕詩酒等自不爲卽誦讀訓詁著述文字等事亦自
無暇蓋聖人知人不習義理便習閒事所以就義理作
用處制爲六藝使人日習熟之若只在書本上覓義理
雖亦羈縻此心不思別事但放卻書本卽無理會若直
靜坐勁使此心熟於義理又是甚難况亦依舊無用也
或問爲學如何做工夫曰不過是切己便的當此事自有
大綱亦有節目云然亦須各有倫序問如何是倫序曰
不是安排此一件爲先此一件爲後此一件爲大此一件
爲小隨人所爲先其易者闕其難者將來難者亦自可理
會且如讀書二禮春秋有制度之難明本末之難見且放

存學編卷四

三

下未要理會亦得如詩書直是不可不先理會云聖賢

言語何曾誤天下後世人自學不至耳

或問爲學如何做工夫又問如何是倫序皆最切之問
朱子乃只左支右吾說皮面語大綱節目數語尙可敷
衍至於不是安排此一件爲先此一件爲後此一件爲
大此一件爲小便是糊混夫古人教法某年舞勺某年
舞象某年習幼儀某年學禮何嘗不是安排一定孰先
孰後孰大孰小哉知所先後大學又明言之矣糊混幾
句已又說歸讀書讀書又不教人理會制度等事姑教
避難取易夫理會制度已畏其難矣况取其所謂制度

者而身習之身精之乎此等語若出他人口朱子必灼見其弊而力非之師望旣高信口說去不自覺如此卻說聖賢言語何曾誤天下後世夫聖賢言語誰曾道誤天下後世其誤天下後世者乃是不從聖賢言語耳夫學而時習之是魯論第一言尙且不從況其餘乎嘗閱左傳至簡子鑄刑鼎孔子嘆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以爲晉之亡在任刑威耳而下文乃曰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蓋其失不在刑書而在鑄刑書於鼎夫法度操於人則民知範吾功罪者吾上也司吾生死者吾上也時而出入輕重以爲平允者皆吾上也天下

存學編卷四

十四

懷王一國懷君一獄懷吏士農工商罔敢愆於職中逸於職外者惟吾上是神是嚴也而上下定矣貴賤辨矣賢德彰矣今銘在鼎則國人必將以鼎爲依據而不知受法於天者王守法者君序守者卿大夫百執事是使之忽人而重鼎民不見所尊必將不遵其度不遵其度必不守其業故曰何以尊貴何業之守也貴賤無序何以爲國嗟乎簡子但以刑書鑄於鼎而孔子知其亡况漢宋之儒全以道法摹於書至使天下不知尊人不尙德不貴才而曰宰相必用讀書人不幾以守鼎吏爲政乎其所亡又豈止一晉乎是以至此極也非孔子至聖

孰能見鑄鼎之弊乎吾願天下急思孔子之言吾願上
天急生孔子之人也

存學編卷四終

存學編卷四

五

